中等學校用

第一冊

# 白話文範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等學校用

# 白話文範

第一册

洪北平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音標準

# 白話詞典

方賓觀等編　一冊　九角

本書廣輯古今白話小說，及普通初中所用辭類成語，附注國音；爲學習國語者措詞之標準。并介紹國語上應用的方言，使國語的範圍放大。洵爲習白話文者之良助。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元(2198)

Specimens of Pai Hua Styl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初版

▣(白話文範)

(第一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洪北平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常德成都重慶瀘縣福州廣州香港桂林梧州雲南潮州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白話文範

## 編輯大意

一、我編輯這一本書，是供研究白話文的人做範本用的，所以名爲『白話文範』。

一、所選的文合於中等學校的程度，中等學校教授白話文，可以用做教本。

一、關於研究白話文的方法，和別的問題，我另做了新文談若干條，也可參看。

一、爲教授的研究的便利起見，我另編了一本參考書。

一、現在選白話文取材很不容易；如有不妥的地方，還望同志多多指教。

## 字句符號

一、結點 ． 表一句的結束。

二、逗點 ， 表一頓或一讀。

三、分點 ； 表含有幾個小讀的長讀。

四、冒點：　表冒下文，或總結上文。

五、問號？　表疑問。

六、歎號！　表感歎，或驚訝。

七、引號『』「」　表引用的話的起結。

表特別提出的名詞與語句。

八、括號（　）　表夾註的字句。

九、節號……　表刪節省略。

十、斷號——　表總結上文幾小段。

表忽轉一個意思。

表夾註的字句。

十一、直線——　加在字的左邊，表一切私名。

十二、曲線〰〰　加在字的左邊，表書名與篇名。

新學制高中教科用

# 古白話文選

吳遁生鄭次川編　　二冊　一元二角

本書選集古白話文兩百餘篇，都是一個時代的精華，分爲書信、語錄、詩歌、詞曲、小說六類，前三類以宋人作品爲主，曲類以元明作品爲主，詩歌采自詩經、文選、以迄六朝唐宋的作品，小說一類，取明人作品，大都從章回小說節出，別成若干短篇。全書選擇精當，極合高中課讀及自習之用。

商務印書館出版

#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關於國音國語的教科教授用書

附註 尚有多種不及備列

### 國音國語

實用國音學 廖立勛 三角半
國音學講義 易作霖 四角
新著國語發音學 汪怡 九角
高元國音學 高元 五角
國音新教本 方賓觀 章壽棟 一角半
又 教授書 三角
國音字母教案 劉儒 七角
國音初階 赫永襄 一角
國音淺說 范祥善 一角二
國音新淺說 劉儒 一角
審定國語學講義 黎錦熙 四角
英譯國語學講義 黎錦熙 二角半
國語學草創 胡以魯 四角半
國語教學法講義 劉儒 四角
新著國語教學法 黎錦熙 七角
國語虛字用法 戴渭清 三角半

東三省國語補充教材 五輯活葉本各八分
國語留聲機片課本 趙元任 甲四角 乙一角半
外國人用國語留聲機片課本 趙元任 二元半

### 會話

實用國語會話 王樸 一角六
王樸的模範語 王樸 三角
國語會話 齊鐵恨 三角
新法會話讀本(小學用) 四冊各六分

### 國語文

白話文範 洪北平 何仲英 四冊各三角
又 參考書 同上 四冊各三角
古白話文選 吳遵生 二冊一元二
近人白話文選 劉次川 同上 二冊九角
歷代白話詩選 徐珂 五角
歷代女子白話詩選 徐珂 二角

### 文法語法

實用國語文法 王應偉編 二冊各七角
中國語法綱要 楊樹達 三角
白話文文法綱要 陳凌介 二角
新著國語文法 黎錦熙 一元
國語文法講義 鄒熾昌 六角

### 歷史地理

新著國語文學史 凌獨見 九角
白話本國史 呂思勉 四冊二元
白話地理教本 一冊二角

### 唱歌

新法國語唱歌集 四冊各二角

### 尺牘

新體白話信 二冊 三角
語體學生尺牘 初編 二冊 二角
又 續編 四冊 六角

# 白話文範目錄

新紀元……一
嘗試集序……五
人生目的何在？……一五
人生眞義……二〇
李超傳……二五
爲甚麼要愛國？……三五
無聊消遣……三九
戰後太平洋問題序……四三
杜威博士生日演說詞……四七
工作與人生……四九

勞工神聖……五五
曹氏顯承堂族譜序……五六
每週評論發刊詞……五九
最苦與最樂……六〇
悼美前總統羅斯福……六三
廢兵運動……六六
早晨的社會……六九
寫給 Mr. G. C. Willang 的一封短信……七一
誰是師？誰是敵？……七二
觀「黑甜鄉」的感想……七八
自決的兒子……七九
可憐的若格……八二

王冕……八三
郭孝子尋親記……八六
重九這個名詞有甚麼可愛呢？……九三
怕死麼？……九四
程顥語錄……一〇〇
程頤語錄……一〇一
朱熹語錄……一〇二
中國民族的道德觀……一〇四
可憐的我……一〇四
筆與槍……一〇五
祕密……一〇五
嘴上的道德……一〇六

陽歷……一〇六
被裁的兵士……一〇七
掠奪物品的遺迹……一〇八
誰是有實力者？……一〇八
照例五分鐘……一〇八
白樂天的社會文學……一〇九

# 白話文範

## 新紀元 每週評論

新紀元來！新紀元來！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舊迎新；因爲人類最高的欲求，是在時時創造新生活。

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紀元、現在的時代又是人類生活中的新紀元，所以我們要歡欣慶祝。

我們今日歡祝這新紀元，不是像那小兒女們喜歡過年，喜歡那燈光照舊明，爆竹照舊響，魚肉照舊吃，春聯照舊帖，恭喜的套話照舊說，新衣新裳照舊穿戴。那樣陳陳相因的生活，就過了百千萬億年，也是毫無意義，毫無趣味，毫無祝賀的價值。人類的生活，必須時時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擴張傳衍，流轉無窮；把

那陳舊的組織，腐滯的機能一一掃蕩擴清，別開一種新局面．這樣進行的發軔，才能配稱新紀元．這樣的新紀元，才有祝賀的價值．一個人的一生．包含無數的新紀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類全體的歷史，聯結無數的新紀元，才算能貫達這人類偉大的使命．

一九一四年以來世界大戰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奧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場大洪水；—諾阿以後最大的洪水—洗來洗去，洗出一個新紀元來．這個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彿隔幾世紀一樣．

看呵！從前講天演進化的都說：是優勝劣敗，弱肉强食，你們應該犧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們優勝的地位；你們應該當强者去食人，不要當弱者當人家的肉．從今以後，都曉得這話大錯．知道生物的進化，不是靠着競爭，乃是靠着互助．人類若是想求生存想求幸福，應該互相友愛，不該仗着强力互相殘殺．從前研究解決

人口問題的，都說：『馬爾查士說過：人口的增加是幾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術的；人口的增加沒有限制，地球的面積只有這一定的大小；若不能自節生殖，不是釀成疾疫，就是惹起戰爭。』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情，所以強大國家，都要靠着兵力，擴張領土；自尊的民族，也多執着人種的偏見，限制異種工人入境。種種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於這個學說。從今以後，大家都曉得生產制度如能改良，國家界線如能打破，人類都得一個機會同去作工，那些種種的悲情窮困疾疫爭奪，自然都可以銷滅。人類的衣食沒有少數強盜的侵奪暴掠，自然也可以足用了。從前的戰爭，靠着單純腕力，所以皇家貴族軍閥地主資本家，可以拿他們的不正勢力，驅使幾個好身手的武士，作他們的爪牙。造出一個特別階級，壓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沒法子可以制裁他們。祇有受他們的蹂躪。從今以後，因爲現代的戰爭，要靠着工業知識；所以那些皇家貴族等等，一旦爭鬬起來，非仰賴勞工階級不可；從前欺凌他們，侮辱他們，現在都來諂媚他們，奪去他們的工具，把武器授與他們。他們有了

武器在手，就要掉過頭來，擁護勞工的權利，攻擊他們的公敵。勞工階級有了自衛的方法，那些少數掠奪勞工剩餘的强盜，都該匿迹銷聲了。從前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之下，一國若想擴充他那一國中資本階級的勢力，都仗着戰爭把國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個經濟組織，拿他一國的資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從今以後，生產制度起一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總同盟罷工，就是他們的武器。從前尙有幾個皇帝軍閥，殘存在世界上，偸着作些鬼祟的事情。祕密外交是他們作鬼的契約，常備兵是他們作鬼的保障；他們總是戴着一副鬼臉；你猜我忌的陰謀，怎麼吞併虐待那些小的民族。雖然也曾組織過什麼平和會議，什麼仲裁裁判；但是那裏邊，仍舊去規定些殺人滅國的事情。從今以後，人心漸漸覺醒。歐洲幾個先覺，在那裏大聲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備兵，不要祕密外交。要民族自決，要歐洲聯邦，做世界聯邦的基礎。美國威總統，也主張國際大同盟。這

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這些消息，都是這新紀元的曙光，在這曙光中，多少個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慘，人類的罪惡；都可望像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滅消淨。多少歷史上遺留的偶像，如那皇帝，軍閥，貴族，資本主義，軍國主義；也都像枯葉經了秋風一樣，飛落在地。這個新紀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我們在黑暗的中國，死寂的北京，也仿彿分得那曙光的一線；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個小小的明星，照見新人生的道路，我們應該趁着這一線的光明，努力前去爲人類活動，作出一點有益人類工作。這點工作，就是賀新紀元的紀念。一九一九年元旦，

錢玄同

## 嘗試集序

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適之君拿這本嘗試集給我看。其中所錄，都是一年以來適之所做的白話韻文。

適之是現在第一個提倡新文學的人。我以前看見他做的一篇『文學改良芻議』主張用俗語俗字入文；現在又看見這本嘗試集，居然就采用俗語俗字，并且

有通篇用白話做的.「知」了就「行」,以身作則,做社會的先導.我對於適之這番舉動,非常佩服,非常贊成.

但是有人說:現在中華的國語,還未曾制定,白話沒有一定的標準,各人做的白話詩文,用字造句,不能相同,或且采用方言土語和離文言太遠的句調;這種情形,却也不好.我以爲這一層,可以不必過慮.因爲做白話韻文,和製定國語,是兩個問題.製定國語,自然應該折衷於白話文言之間,做成一種『言文一致』的合法語言,至於現在用白話做韻文,是有兩層緣故:(1)用今語達今人的情感,最爲自然;不比那用古語的,無論做得怎麼好,終不免有雕琢硬砌的毛病.(2)爲除舊布新計,非把舊文學的腔套全數删除不可.至於各人所用的白話不能相同,方言不能盡祛,這一層在文學上是沒有什麼妨礙的;並且有時候非用方言不能傳神;不但方言,就是外來語,也可采用.像集中『贈朱經農』一首其中有『辟克匿克來江邊』一句,我以前覺得外來語入詩,似乎有所不可;現在仔細想想,知道前此所見甚謬.語言本

是人類公有的東西，甲國不備的話，就該用乙國話來補缺：這『攜食物出遊，卽於遊處食之』的意義，若是在漢文裏沒有適當的名詞，就可直用『辟克匿克』來補他，這是就國語方面說的。至於在文學方面，則適之那時在美國和朱經農講話的時候，既然說了這『辟克匿克』的名詞，那麼這首贈詩裏，自然該用『辟克匿克』，才可顯出當時說話的神情。所以我又和適之說：我們現在做白話文學，寧可失之於俗，不要失之於文。適之對於我這兩句話，很說不錯。

我現在想：古人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爲文字本來是語言的記號，嘴裏說這個聲音，手下寫的就是表這個聲音的記號，斷沒有手下寫的記號，和嘴裏說的聲音不相同的。拿『六書』裏的『轉注』來一看，很可以證明這個道理：像那表年高的意義的，這邊叫做 Lau 就造個『老』字；那邊叫做 Khau 便又造個『考』字。同是一個意義，聲音小小不同，便造了兩個字，可見語言和文字必定一致。因爲那邊既叫做 Khau 假如仍寫「老」字，便顯不出他的音讀和 Lau 不同，所

以必須別造「考」字。照這樣看來，豈不是嘴裏說的聲音，和手下寫的記號，不能有絲毫不同。若是嘴裏聲音變了，那就手下記號也必須跟着他變的。所以我說造字的時候，語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

再看說文裏的「形聲」字：正篆和或體所從的「聲」，儘有不在一個韻部裏的；漢晉以後的楷書字，儘有將說文裏所有的字改變他所從的「聲」的；又有說文雖有「本字」而後人因爲音讀變生，不得不借用別的同音字的。這都是今音與古不同而字形跟了改變的證據。

至於文言和白話的變遷，更有可以證明的：像那「父」「母」兩個字，音變爲 Pa, Ma, 就別造「爸」「媽」兩個字；「矣」字音變爲 Li 就別造哩字；夫（讀爲扶）字在句末——表商度——音變爲 Bo 就別造「啵」字；「矣」再變爲 Ba 就再借用「罷」字；夫的古音本讀 Bu「無」字在句末——表問——音變爲 Wo 就借用「麼」字，再變爲 Ma 就再別造「嗎」字。無的古音本讀 Mu 這更可見字形一定跟着字音轉變。

照這樣看來，中華的字形，無論虛字實字，都跟着字音轉變，便該永遠是『言文一致』的了。爲什麼二千年來，語言和文字又相去到這樣的遠呢？

我想這是有兩個緣故：

第一．給那些獨夫民賊弄壞的．那獨夫民賊，最喜歡擺架子．無論什麼事情，總要和平民兩樣，纔可以使他那野蠻的體制尊崇起來：像那吃的，穿的，住的，和妻妾的等級，僕役的數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並且決不許他人效法．對於文字方面，也用這個主義：所以嬴政看了那臯犯的「臯」字，和皇帝的「皇」字（皇字的正寫）上半都從「自」字，便硬把臯犯改用「罪」字；「朕」字本來和「我」字一樣，在周朝無論什麼人，自己都可以稱「朕」，像那屈平的離騷第二句云：「朕皇考曰伯庸」，就是一個證據，到了嬴政，又把這「朕」字獨占了去，不許他人自稱．此外像「宮」字，「璽」字，「欽」字，「御」字之類，都不許他人學他那樣用．又因爲中華國民很有「尊古」的麻醉性，於是又利用這一點，做起那什麼「制」「詔」「上諭」來，一定要寫上幾個尚書裏的

字眼，像什麼『誕膺天命』『寅紹丕基』之類，好叫富於奴性的人可以震驚讚歎。於是那些小民賊也從而效尤，定出許多野蠻的款式來；凡是做到文章，尊貴對於卑賤，必須要裝出許多妄自尊大看不起人的口吻；卑賤對於尊貴，又必須要裝出許多彎腰屈膝脅肩諂笑的口吻。其實這些所謂尊貴卑賤的人，當面講白話，究竟彼此也沒有什麼大分別；只有做到文章，便可以實行那「驕」「諂」兩個字。若是沒有那種「驕」「諂」的文章，這些獨夫民賊的架子便擺不起來了，所以他們是最反對那質樸的白話文章的。這種沒有道理的辦法，行得久了，習非成是，無論什麼人，反以爲文章不可不照這樣做的，若是有人不照這樣做，還要說他不對。這是言文分離的第一個緣故。

第二．給那些文妖弄壞的．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用白話；像那「盤庚」「大誥」後世讀了，雖然覺得佶屈聱牙，異常古奧；然而這種文章，實在是當時的白話告示。又像那堯典裏用「都」「俞」「吁」「咈」等字，和現在的白話裏用「呵呀」「嗄」

「吠」「唉」等字有什麼分別？公羊用齊言，楚辭用楚語，和現在小說裏攙入蘇州上海廣東北京的方言有什麼分別？還有一層，所用的白話若是古今有異，那就一定用今語決不硬嵌古字，强摹古調；像孟子裏說的，「洚水者洪水也」「泄泄猶沓沓也」，這是因爲古今語言不同，古人叫「洚水」和「泄泄」，孟軻的時候叫「洪水」和「沓沓」，所以孟軻自己行文，必用「洪水」和「沓沓」，到了引用古書，雖未便直改原文，然而必須用當時的語言去說明古語。再看李耳孔丘墨翟莊周孟軻荀況韓非這些人的著作，文筆無一相同，都是各人做自己的文章，絕不摹擬別人。所以周秦以前的文章很有價值。到了西漢，言文已漸分離。然而司馬遷做史記，採用尙書，一定要改去原來的古語，做漢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績咸熙」改爲「衆功皆興」，「囂庸可乎」改爲「頑凶勿用」之類，可知其時言文雖然分離，但是做到文言，仍舊不能和當時的白話相差太遠；若是過於古奧的，還是不能直用。東漢王充做論衡其「自紀」篇中有曰：「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又曰：「言以

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又曰：「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言當時事，非務難知，使指隱閉也」這是表明言文應該一致；什麼時代的人，便用什麼時代的話．不料西漢末年，出了一個揚雄，做了文妖的「原始家」．這個文妖的文章，專門摹擬古人：一部法言，看了真要叫人惡心．他的辭賦，又是異常雕琢．東漢一代，頗受他的影響．到了建安七子，連寫封信都要裝模做樣，安上許多浮詞．六朝的駢文，滿紙堆垛詞藻，毫無真實的情感；甚至用了典故來代實事，删割他人名號去就他的文章對偶；打開文選一看，這種拙劣惡濫的文章，觸目皆是，直到現在，還有一種妄人說：『文章應該照這樣做』『文選文章爲千古文章之正宗』這是第一種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唐朝的韓愈柳宗元矯正「文選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却很有近於語言之自然的．假如繼起的人能夠認定韓柳矯弊的宗旨，漸漸的回到白話路上來，豈不甚好．無如宋朝的歐陽修蘇洵這些人，名爲學韓學柳，却不知道學韓柳的矯弊，但會學韓柳的句調間架，

無論什麼文章，那「起承轉合」都有一定的部位。這種可笑的文章，和那「文選派」相比，直如二五和一十半斤和八兩的比例。明清以來，歸有光方苞姚鼐曾國藩這些人拚命做韓柳歐蘇那些人的死奴隸，立了什麼「桐城派」的名目，還有什麼「義法」的話，攪得昏天黑地。全不想想，做文章是爲的什麼？也不看看，秦漢以前的文章是個什麼樣子？分明是自己做的，偏要叫做「古文」，但看這兩個字的名目，便可知其人一竅不通，毫無常識。曾國藩說得更妙，他道：『古文無施不宜，但不宜說理耳，』這真是自畫供招，表明這種『古文』是最沒有價值的文章了，這是第二種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這兩種文種文妖，是最反對那老實的白話文章的。因爲做了白話文章，則第一種文妖，便不能搬運他那些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詞藻；第二種文妖，便不能賣弄他那些可笑的義法，無謂的格律，並且若用白話做文章，那麼會做文章的人必定漸多，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會做文章的名貴身分，這是他最不願意的。

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裏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裏的思想，或直敍外面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

以前用白話做韻文的，却也不少；詩經楚辭，固不消說。就是兩漢以後，文章雖然被那些民賊文妖弄壞；但是明白的人，究竟也有，所以白話韻文，也曾興盛過來：像那漢魏的樂府歌謠，白居易的新樂府，宋人的詞，元明人的曲，都是白話的韻文；——陶潛的詩，雖不是白話，却很合於語言之自然；——還有那宋明人的詩，也有用白話做的，可見用白話做韻文，是極平常的事。

現在做白話韻文，一定應該全用現在的句調，現在的白話。那「樂府」「詞」「曲」的句調，可以不必效法「樂府」「詞」「曲」的白話，在今日看來，又成古語和三代漢唐的文言一樣。有人說：做曲子必用元語。據我看來，曲子尚且不必做，——因爲也

是舊文學了——何況用元語.卽使偶然做個曲子,也該用現在的白話,決不該用元朝的白話.

上面說的,都是很淺近的話,適之斷沒有不知道的;并且適之一定還有高深的話可以教我.不過我的淺見,只有這一點,便把他寫了出來,以博適之一笑.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 錢玄同

## 人生目的何在

梁啓超

嗚呼!可憐!世人爾許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那安分守己的人,從稍有知識之日起,入學校忙,學校畢業忙,求職業忙,結婚忙,生兒女忙,養兒女忙;每日之間,穿衣忙,吃飯忙,睡覺忙;到了結果,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還有那些號稱上流社會,號稱國民優秀分子的,做官忙,帶兵忙,當議員忙,賺錢忙.最高等的,爭總理總長忙,爭督軍省長忙,爭總統副總統忙,爭某項勢力,某處地

盤忙。次一等的，爭得缺忙，爭兼差忙，爭公私團體位置忙。由是而運動忙，交涉忙，出風頭忙，搗亂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擊人忙，受人攻擊忙，傾軋人忙，受人傾軋忙。由是而妄語忙，而欺詐行爲忙，而妒嫉忙，而恚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決鬬忙，而慘殺忙。由是而賣友忙，而賣國忙，而賣身忙。那一時得志的，便宮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所識窮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則請客忙，拜客忙，坐馬車汽車忙，麻雀忙，撲克忙，花酒忙，聽戲忙，陪姨太太作樂忙，和朋友評長論短忙。不得志的，那裏肯干休？還是忙。已得志的，那裏便滿足？還是忙。就是那外面像極安閑的時候，心裏千般百計，轉來轉去，恐怕比忙時還加倍忙。乃至夜裏睡着，夢想顛倒，罣礙恐怖，和日間還是一樣的忙。到了結果，依然還他一個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有人答道：『我忙的是要想得快樂』。人生在世，是否以個人快樂爲究竟目的，爲最高目的；此理甚長，暫不細說。便是將快樂作爲人生目的之一，我亦承認；但我卻要切切實實問一句話：汝如此忙來忙去，究竟現時是否快樂？從前所得快樂，究竟

有多少？將來所得快樂，究竟在何處？拿過去現在未來的快樂，和過去現在未來的煩惱，相乘相除，是否合算？白香山詩云：『妻子歡娛僮僕飽，看來算只爲他人。』當知雖有廣廈千間，我坐不過要一牀，臥不過要一榻；雖有貂狐之裘千襲，難道我能穀無冬無夏，把他全數披在身上？雖有侍妾數百人，我難道能同時一個一個陪奉他受用？若真真從個人自己快樂着想，倒不如萬緣俱絕，落得清淨；像汝這等忙來忙去，鈎心鬬角，時時刻刻，都是現世地獄，未免太不會打算盤了。如此看來，那裏是求快樂，直是討苦吃。我且問汝：汝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若說汝目的在要討苦吃，未免不近人情；如若不然，汝總須尋根究柢，還出一個目的來，

以上所說，是那一種過分的欲求，一面自討苦吃，一面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的根原。此等人不惟可憐，而且可恨，不必說他了。至於那安分守己的人，成日成年，勤苦勞作，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他便答道：『我總要維持我的生命，保育我的兒女。』這種答語，原是天公地道，無可批駁。但我還要追問一句：汝到底爲甚麼維持

汝的生命？汝維持汝的生命，究竟有何用處？若別無用處，那便是爲生命而維持生命；難道天地間有衣服怕沒人穿，有飯怕沒人喫；偏要添汝一個人，幫着消繳不成？則那全世界十餘萬萬人，個個都是爲穿衣吃飯兩件事，來這世間鬼混幾十年；則那自古及今，無量無數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過專門來幫造化小兒喫飯；則人生豈復更有一毫意味？又既已如是，然則汝用種種方法，保育汝家族，繁殖汝子孫，又所爲何來？難道因爲天地間缺少衣架，缺少飯囊，必須待汝構造？如若不然，則汝一日，一月，一年，一世；忙來忙去，到底爲的甚麼？汝總須尋根究柢，牙清齒白，還出一個目的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且道這幾希的分別，究在何處？依我說：禽獸爲無目的的生活，人類爲有目的的生活；這便是此兩部分衆生不可踰越的大界線.雞，狗，彘，終日營營；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蟲蝶翩翾，蛇蟺蜿蜒，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溷廁中無量無數糞蛆，你爬在我背上，我又爬在你背上；問他忙個甚

麼？所爲何來？我能代他答道：『我忙個忙，我不爲何來。』勉强進一步，則代答道：『我爲維持生命，繁殖我子孫而來。』試問人類專來替造化小兒穿衣喫飯過一生的，與彼等有何分別？那爭權，爭利，爭地位，忽然趾高氣揚，忽然垂頭喪氣的人；和那爬在背上，擠在底下的糞蛆；有何分別？這便叫做無目的的生活？無目的的生活，只算禽獸，不算是人。

我這段說話，並非教人不要忙，更非教人厭世。忙是人生的本分，試觀中外古今大人物，若大禹，若孔子，若墨子，若釋迦，若基督，乃至其他聖哲豪傑，那一個肯自己偷閑？那一個不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奔走棲皇，一生到老？若厭忙求閑，豈不成了衣架飯囊材料？至於說到厭世，這是沒志氣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兩字；古來聖哲，從未說過；千萬不要誤會了。我所說的，是告訴汝終日忙，終年忙，總須向著一個目的忙去；汝過去現在，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不惟我不知道，恐怕連汝自己也不知道；汝自己不惟不知道，恐怕自有生以來，未曾想過。嗚呼！人生無常，人身難得；數

十寒暑，一彈指頃，便爾過去；今之少年，曾幾何時，忽已頑然而壯，忽復頹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囫圇模糊，蒙頭蓋面，包膿裹血，過此一生；豈不可憐！豈不可惜！何況這種無目的的生活，決定和那種種憂怖煩惱，糾纏不解；長夜漫漫，如何過得！我勸汝尋根究柢，還出一個題目來；便是叫汝黑暗中覓取光明，教汝求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汝要求不要求，只得隨汝，我又何能勉强？但我有一句話：汝若到底還不出一個目的來，汝的生活，便是無目的，便是和禽獸一樣；恐怕成孟子所說的話：『如此則與禽獸奚擇』了。

汝若問我：人生目的究竟何在？我且不必說出來，待汝痛痛切切，徹底參詳透了，方有商量。

## 人生眞義

陳獨秀

人生在世，究竟爲的甚麽？究竟應該怎樣？這兩句話，實在難得回答的很。我們若是不能回答這兩句話，糊糊塗塗，過了一生，豈不是太無意識嗎？自古以來，說明這

個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約有數種：第一是宗教家，像那佛教家說：世界本來是幻象，人生本來無生；「眞如」本性爲「無明」所迷，才現出一切生滅幻象；一旦「無明」滅，一切生滅幻象都沒有了，還有甚麼世界，還有甚麼人生呢？又像那耶穌教說：人類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後仍舊變爲泥土，那生在世上信從上帝的，靈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便魂歸地獄，永無超生的希望。第二是哲學家，像那孔孟一流人物，專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爲人生最大的目的。又像那老莊的意見以爲萬事萬物都應當順應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樂，萬萬不可強求。又像那墨翟主張犧牲自己，利益他人爲人生義務。又像那楊朱主張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對他人講甚麼道德。又像那德國人尼采也是主張尊重個人的意志，發揮個人的天才，成功一個大藝術家，大事業家，叫做尋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甚麼仁義道德，都是騙人的說話。第三是科學家，科學家說人類也是自然界一種物質，沒有甚麼靈魂；生存的時候，一切苦樂善惡，都爲物質界自

然法則所支配；死後物質分散，另變一種作用，沒有聯續的記憶和知覺。

這些人所說的道理，各個不同：人生在世，究竟爲的甚麼，應該怎樣呢？我想佛教家所說的話，未免太迂闊。個人的生滅，雖然是幻象；世界人生之全體，能說不是眞實存在嗎？人生「眞如」性中何以忽然有「無明」呢？既然有了「無明」，衆生的「無明」何以忽然都能滅盡呢？「無明」既然不滅，一切生滅現象，何以能免呢？一切生滅現象，既不能免；吾人人生在世便要想想究竟爲的甚麼，應該怎樣才是。耶教所說，更是憑空揑造，不能證實的了。上帝能造人類，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無，既不能證實；那耶教的人生觀，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孔孟所說的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算是人生一種行爲和事業，不能包括人生全體的眞義。吾人若是專門犧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爲他人而生，不是爲自己而生，決非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楊朱和尼采的主張，雖然說破了人生的眞相；但照此極端做去，這組織複雜的文明社會，又如何行得過去呢？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

事聽其自然，不去強求，自然是快活的很。但是這種快活的幸福，高等動物反不如下等動物，文明社會反不如野蠻社會；我們中國人受了老莊的教訓，所以退化到這等地步。科學家說人死沒有靈魂，生時一切苦樂善惡，都爲物質界自然法則所支配，這幾句話到難以駁他，但是吾們個人雖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類更是不容易死的了。全民族，全人類所創的文明事業；留在世界上，寫在歷史上，傳到後代；這不是我們死後聯續的記憶和知覺嗎？

照這樣看起來：我們現在時代的人所見人生眞義，可以明白了；今略舉如左：

一　人生在世，個人是生滅無常的，社會是眞實存在的。

一　社會的文明幸福，是個人造成的，也是個人應該享受的。

一　社會是個人集成的，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所以個人的意志和快樂，是應該尊重的。

一　社會是個人的總壽命，社會解散，個人死後，便沒有聯續的記憶和知覺，

所以社會的組織和秩敍，是應該尊重的。

一　執行意志滿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譽都是欲望）是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終不變的。（此處可以說「天不變道亦不變」）

一　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過是維持社會不得已的方法；非個人所以樂生的原意，可以隨著時勢變更的。

一　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賜，也不是聽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賜，何以厚於今人而薄於古人？若是聽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夠一樣呢？

一　個人之在社會，好像細胞之在人身；生滅無常，新陳代謝，本是理所當然，絲毫不足恐怖。

一　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現在個人的痛苦，有時可以造成未來個人的幸福。譬如有主義的戰爭所流的血，往往洗去人類或民族的污點。極大的瘟疫，

往往促成科學的發達.

總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爲的甚麼?究竟應該怎樣?我敢說道:個人生存的時候,當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會上,後來的個人也能够享受.遞相授受,以至無窮.

## 李超傳

胡適

李超一生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事蹟.我參考他的行狀和他的信稿.他的生平事實不過如此:

李超原名惟柏,又名惟璧,號璞直,是廣西梧州金紫莊的人.他的父母都是死了,祇有兩個姊姊,長名惟鈞,次名□□,他父親有個妾,名附姐,李超少時便跟附姐長大.因爲父母無子,故承繼了他胞叔榘廷的兒子,名惟深,號極甫.

他家本是一個大家.家產也算得豐厚.他的胞叔在全州做官時,李超也跟着在衙門裏,曾受一點國文的教育,後來他回家鄉,又繼續讀了好幾年的書,故他作文

寫信都還通順清楚.

民國初年,他進梧州女子師範學校肄業.畢業時,成績很好.民國四年,他和他的一班同志組織了一個女子國文專修館.過了一年,他那朋友紛紛散去了,他獨自在家,覺得舊家庭的生活沒有意味,故發憤要出門求學.他到廣州,先進公立女子師範,後進結方學堂,又進教會開的神聖學堂,後又回到結方,最後進公益女子師範.他覺得廣州的女學堂不能滿意:故一心要想來北京進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民國七年七月,他好容易籌得旅費.起程來北京,九月進學校,初做旁聽生,後改正科生.那年冬天,他便有病,他本來體質不强,又事事不能如他心願,故容易致病.今年春天,他的病更重.醫生說是肺病,他纔搬進首善醫院調養.後來病更重,到八月十六日遂死在法國醫院.死時,他大約二十三四歲了.(行狀作『年二十』是考據不精的錯說.)這一點無關緊要的事實,若依古文家的義法看來,實在不值得篇傳.就是給他一篇傳,也不過說幾句『生而穎悟,天性孝友,戚黨稱善,苦志求學,天不

永乎其年，惜哉惜哉。」一類的刻板文章，讀了也不能使人相信。但是李超死後，他的朋友搜索他的遺稿，尋出許多往來的信札，又經他的同鄉蘇甲榮君把這些信稿分類編記一遍，使他一生所受的艱苦，所抱的志願，都一一的表現分明，我得讀這些信稿，覺得這一個無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蹟，很有作詳傳的價值，不但他個人的志氣可使人發生憐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種困難都可以引起全國有心人之注意討論，所以覺得替這一個女子做傳，比替什麼督軍墓誌銘重要得多啊。

李超決意要到廣州求學時，曾從梧州寄信結他的繼兄信中說：

計妹自輟學以來，忽又半載。家居清閒，未嘗不欲奮志自修。奈天性不敏，遇有義理稍深者，既不能自解，又無從質問，蓋學無師承，終難求益也。同學等極贊廣州公立女子第一師範規則甚爲完善，教授亦甚良好，且年中亦不收學費，如在校寄宿者每月祇繳學費五元，校章限二年畢業。……廣東鄰省，輪舟往還，一日可達。……

每年所費不過百金。儂家年中入息雖不十分豐厚，然此區區之數，又何難籌？……諒吾兄必不以此爲介意。……妹每自痛生不逢辰，幼遭憫凶，長復困阨。……其所以偷生人間者，不過念既受父母所生，又何忍自相暴棄。但一息苟存，烏得不稍求學問？蓋近來世變日亟，無論男女，皆以學識爲重。妹雖愚陋，不能與人爭勝，然亦欲趁此青年，力圖進取。苟得稍明義理，無愧所生，於願已足。其餘一切富貴浮華，早已參透，非謂能恝然置之，原知福薄之不如人也，……若蒙允諾，……匪獨妹一生感激，卽我先人亦當含笑於九原矣。戰慄書此，乞早裁覆。

這信裏說的話，雖是一些『門面話』，但是已帶着一點嗚咽的哭聲。再看他寫給親信朋友的話。

前上短章，諒承收覽，奉商之事，不知得蒙允諾與否。妹此時寸心上下如坐針氈，……在君等或視爲緩事，而妹則一生苦樂端賴乎此。蓋頻年來遭家多故，妹所處之境遇固不必問及，自壬子□兄續婚後，嫌隙愈多，積怨愈深。今雖同爨，而各懷意

見詬誶之聲，尤所時有。其所指摘，雖多與妹無涉，而冷言譏刺，亦所不免。欲冀一日之清淨，殊不可得。去年妹有書可讀，猶可藉以強解。近來閑居，更無術排遣……錮居梧中，良非本懷……蓋凡人生於宇宙間，卽不希富貴，亦必求安樂。妹處境已困難，而家人意見又復如此。環顧親舊，無一我心腹。因此厭居梧城，已非一日……

這信裏所說，舊家庭的黑暗，歷歷都可想見。但是我仔細看這封信，覺得他所說還不曾說到眞正苦痛上去。當時李超已二十歲了，還不曾定婚。他的哥嫂都很不高興，都很想把他早早打發出門去，他們就算完了一樁心事，就可以安享他的家產了。李超『環顧親舊，無一心腹』只有胞姊惟鈞和姊夫歐壽松是最帮助他的。李超遺稿中有兩封信，是代姊姊寫給他姊夫的，說的是關於李超的婚事。一封說：

先人不幸早逝，遺我手足三人……獨季妹生不逢辰，幼失怙恃，長遭困厄，今後年華益增，學問無成，後顧茫茫，不知何以結局。鈞每念及此，寢食難安。且彼性情又與七弟相左，蓋弟擇人但論財產，而舍妹則重學行，用是各執意見，致起齟齬。妹慮

家庭專制，恐不能遂其素願，緣此常懷隱憂，故近來體魄較昔更弱；稍有感觸，便覺頭痛……舍妹之事，總望留心。苟使妹能終身付託得人，豈獨鈞爲感激，卽先人當亦含笑於九原也……

這信所說，乃是李超最難告人的苦痛。他所以要急急出門求學，大概是要避去這種高壓的婚姻。他的哥哥不願意他遠去，也只是怕他遠走高飛做一隻出籠的鳥，做一個終身不嫁的眼中釘。

又九月七日信說：

……妹讀書甚是好事，惟宗旨未明，年紀漸長，兄亦深以爲憂。……極甫等深以爲吾妹終身讀書亦是無益。吾妹卽不爲極甫諸人計，亦當爲兄受怨計，早日決定宗旨，明以告我……

歐君的恩義，李超極知感激。這幾封信又寫得十分懇切，故李超答書也極懇切：答書說：

……吾兄自顧非寬，而於妹膏火之費，屢荷惠助．此恩此德，不知所以報之，計惟有刻諸肺腑，沒世不忘而已．……妹來時曾有信與家兄，言明妹此次北來，最遲不過二三年卽歸．婚事一節，由伊等提議，聽妹處裁．至受聘遲早，妹不敢執拗；但必俟妹得一正式畢業，方可成禮．蓋妹原知家人素疑妹持單獨主義，故先剖明心迹，以釋其疑；今反生意外之論，實非妹之所能料．若謂妹頻年讀書，費用浩繁，將來伊於胡底？此則故設難詞以制我耳．蓋吾家雖不敢謂富裕，而每年所入，亦足敷衍，妹年中所費不過二三百金，何得謂爲過分？況此乃先人遺產，兄弟輩既可隨意支用，妹讀書求學，乃理正言順之事，反謂無餘；揆之情理，豈得謂平耶？靜思其故，蓋家兄爲人惜財如璧，且又不喜女子讀書，故生此閒論耳．……

李超說：『此乃先人遺產，兄弟輩既可隨意支用，妹讀書求學，乃理正言順之事，反謂無餘，揆之情理，豈得謂平耶？』這幾句話，便是他殺身的禍根．誰叫他做一個女子，既做了女子，自然不配支用『先人遺產』來做『理正言順之事』！李超到京不

够半年，家中吵鬧得不成樣子。伯援十一月六號來信說：

……七嫂於中秋前出來住數天，因病卽返鄉。渠因與甫兄口角成仇，賭氣出來。這數月來甚與甫反目，其原因一爲亞鳳（極甫之妾）一爲吾妹。鳳之不良，悉歸咎於鴻嫂，而鴻嫂欲賣去之，甫兄又不許，近且寵之，以有孕故也。前月五叔病，鈞姊寧省，欲爲渠三人解釋嫌恨，均未達目的，三宿卽返。返時，鴻嫂欣然送別，囑鈞姊勿念，渠自能自慰自解，不復愁悶。九姑娘（卽李超）處，渠典當金器，亦供渠卒業，請寄函渠勿激氣云云。是夕渠於夜靜懸梁自縊，幸副姐聞吹氣聲，卽起呼救，得免於危……甫兄對於妹此行，其惡益甚，聲稱一錢不寄，盡妹所爲，不復追究。渠謂妹動以「以先人爲念」一言爲題，卽先人尙在，妹不告卽遠行，亦未必不責備也。鈞姊囑妹自後來信，千萬勿提先人以觸渠怒云……

這一封信，前面說他嫂嫂爲了他的事竟致上弔尋死，後面說他哥哥不但不寄一錢，甚至於不准他妹妹提起『先人』兩個字。李超接着這封信，也不知氣得什麼

似的。後來不久他就病倒了，竟至吐血。到了八年春天，病勢更重，醫生說是肺病。那時他的死症已成，到八月就死了。

李超病中，他姊夫屢次寫信勸他排解心事，保重身體。有一次信中，他姊丈說了一句極傷心的趣話。他說說『吾妹今日境遇與兄畧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無錢，妹則有錢而不得用。』李超『有錢而不得用』以至於受種種困苦艱難，以至於病，以至於死，……這是誰的罪過？……這是什麼制度的罪過？

李超死後，一切身後的事，都靠他的同鄉區君諟陳君瀛等料理。他家中哥嫂連信都不寄一封。後來還是他的姊夫歐君替他還債，李超的棺材，現在還停在北京一個破廟裏，他家中也不來過問。現在他哥哥的信居然來了。信上說：他妹子『至死不悟，死有餘辜！』

以上是李超的傳完了。我替這一個素不相識的可憐女子作傳，竟做了六七千字，要算中國傳記裏一篇長傳。我爲什麼要用這麼多的功夫做他的傳呢？因爲他

的一生遭遇，可以用做無量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國女子問題起點，可以算做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我們研究他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這些問題，（下略）

## 爲甚麼要愛國？

潘力山

### 我與國家有甚麼關係？

國家在歷史上底罪惡，已經不少，現在再要提起愛國兩個字來說，恐怕有些人就不歡喜聽了．既是如此，又何以要討論這個問題呢？因爲上海有幾位朋友，討論『爲甚麼要愛國』底問題，作了好幾篇文章．其中有一位朋友，寫信問我底意見如何？我正懶得動筆，恰逢晨報週年紀念，徵求大家底著作，所以我就將這個題目，來討論一下．

我以爲要討論『爲甚麼要愛國？』這個問題，不可不先討論『我與國家有甚麼關係？』凡與我們有關係底事物，我們自然會愛他；沒有關係，那們要愛，也無從愛

起.

社會學家,以爲人底意義有兩種:一種是自然人,一種是文化人;自然人生來便是,文化人乃直接間接由社會造成底.譬爲動物,若是自來就各個散處,他底性格,便不能完全實現;換一句話說,祇見得他具備自然人底性格,和動物沒有區別.假使與同類聚處,便和動物不同,要發生一種同類意識了.因此互相影響,就產出風俗,習慣,宗教,道德,文化,美術種種底社會制度來.個人生在社會裏,受這社會底種種薰陶,然後成一個文化人.我們若將一個文化人底性格,加以剖解,何種是由社會造成底?何種是生來就有的?將那由社會造成的,一齊除去;剩底,就是一個赤裸裸地動物了.我嘗和一位朋友談天,他說他要「出世」,我說這句話,從主觀的解釋,你便是作官,也可以說「出世」,如古人所謂「隱於市朝」的話,到未嘗不可.若從客觀的解釋,世間(社會)是出不了底,你這「出世」的思想,還是由世間造出來底.言語是世間底產物,用來達人類意思底工具,你若不入世,就不會說話;你若要「出

世，」就不該說話；你一說話，就用了世間的工具；還說「出世」麼？話雖是說笑，却有至理．總之人不能離社會而獨立；離了社會，便是自然人，不是文化人。所以有人說，『產生人底是父母，造成人底是社會．』人類既不能離社會而獨立，雖在極野蠻未開化底時代，到了某種程度，就有種種特殊社會的發生，因天然的結合而有家族社會；因信仰的結合而有宗教社會；因財貨的結合而有經濟社會；這各種特殊的社會，平時散散慢慢地都不覺得；到了遇外侮底時候，就不能不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個團結帶得有政治作用，久而久之，就成了國家，并且那組成社會的個人相互之間，不能沒有衝突底地方；社會既有特殊性質，就各有各底特殊感情，特殊利害，也不能沒有衝突底地方；有了衝突便不能不有一個超特殊的社會來盡這調和整齊底責任；這個超特殊的社會，便是國家．

依歷史哲學和社會學的證明，未有社會以前，完全是弱肉強食底動物世界．有了社會，就跟着有習慣輿論宗教種種底社會力；然後人底生命財產，才有保障；那

保障却不大鞏固，有了國家，就有法律，就有公權力來作後援；到了社會力變成公權力底時候，那保障就鞏固得多了．所以有人說，『必有社會而後人（文化人）底性格才能表現；必有國家而後社會底組織才能完全．』

我並不是以國家爲偶像的人，不過從文化史底一方面看來，若是自來就沒有國家這種組織，人類底文化，還到不了這個地步，最遠底將來，我不敢說；就現在和最近底將來而論，也還要利用國家這種組織，來滿足人類底生活，以爲世界統一底地步．簡單說一句話，還是不能離掉國家底；不能離掉國家，就不能不愛國家了

說到這裏，要請注意：人類是我底最大擴充；國家是我底次大擴充；家族是我底最小擴充；愛我是本來的目的，推而至於愛家愛國，以至於愛人類，都是由愛我一念所發展；愛我非不愛他人，眞正底愛我，不是利己主義；愛國非不愛人類，眞正的愛國，不是帝國主義；這一點萬不可誤會．但自來底國家，都是爲少數人所獨占，（君主軍閥資本家及專業之官僚政客等）不能說多數人毫無利益，實在是保護

多數人底利益少，保護少數人底利益多；並且有國家便有政權，因少數人爭政權底緣故，多數人底生命財產，往往竟爲他們所犧牲。至於帝國主義底國家，更不用說了，這樣底國家，要多數人去愛他，實在是一種不自然底現象；惟有對外底時候，利用種種刺激，喚起那一種恐怖的虛榮的神祕的作用，可以支持一時；好像上了電氣一樣，電氣一過，就漸漸的等於零了；以後自覺底人越多，電氣越不中用了。

從心理上說起來，凡過一件事體，那關係淺薄，純處於被動地位底人，教他發生愛情，是不容易底；要想人人愛國，除非是人人自動的參與國政，使人人底生活，都與國家發生很密切的關係；到了那個時候，不怕他不愛國，祇怕他愛之過甚，竟忘却人類了。

所以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

人不能離社會而獨立。在世界未統一以前，國家是一個較統一較完備底社會，因之人不能離國家而獨立，不能離國家，就不能不愛國家。愛國家與愛人類，

非相反而相成。但這愛是出於自然，不出於勉强。君主的或貴族的（統軍閥等而言）國家，君主或貴族愛他，到很自然；民衆愛他，就勉强了；要民衆自然的愛國家，就不能不改造一個民衆的國家。

民衆啊，趕快起來改造啊！

## 無聊消遣

梁啓超

現時交際社會上有幾句最通行的談話：彼此見面，多半問道，「近來作何消遣？」那答話的多半談道，「無聊得狠！不過隨便做做某樣某樣的頑意兒混日子罷了。」這幾句話頭，外面看來，像沒有甚麼大罪惡。那裏知道這便是亡國滅種的根原！這種流行病，一個人染著，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人染著，這國家便算完了。

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爲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惟有時間，過了一秒，卽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卽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卽失去一刻；失去之後，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堵著他不叫他過去；任憑你有多大

金錢，也不能買他轉來；所以古人講的惜寸陰惜分陰．這並不是說來好聽，他實在覺得天下可愛惜之物，沒有能彀比上這件的，所以拚命的一絲一毫不肯輕輕放過．近來世界上發明許多科學，論他的作用，不過替人類節省時間的耗費，增大時間的效力．從前兩三點鐘纔能辦結的事，現在一點半點便可辦結；因此尚可以將賸下的時間，賸出來拿去又幹別的事業．所以現在的人，一日抵得過古人兩三日的用處；一年抵得過古人兩三年的用處；所以一世人能做古人兩三世的事業．現世文明進步，一日千里，這便是一個最大關鍵．我國因爲科學不發達，沒有種種節省時間的器具，就令我們比人家加一倍勤勞，也只好作一世人當得人家半世便了．却是人家一日當得兩三日用的還嫌不彀，兢兢業業的一分一杪不敢蹧蹋．我們兩三日只當得一日用的，倒反覺得把他無可奈何，單只想個方法來消了他遣了他．咳！那裏想到天地間一種無價至寶，一落到我中國人手裏，便一錢不值到這麼田地，咳！可痛！可憐！論語說的有兩段話：一段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一段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教人，向來沒有說過一個難字，單單對著這種人，一回說『難矣哉』，兩回說『難矣哉』，可見這種人真是自外生成，便是孔聖人也拿他無法可施的了。

大學說的『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解說道：『閑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有一樣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便是小人無忌憚處。』就此看來，這種無聊咧，消遣咧，別看是一種不相干的話頭；須知種種墮落，種種罪惡，都要從這裏發生了。

一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一個人便沒了前途，全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個國家，這個種族便沒了前途。三十年前有遊歷朝鮮的人做的筆記，說道：『朝鮮人每日起來，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烟袋，坐在樹下歇涼，望過去像神仙中人。就只一點，便是朝鮮亡國滅種的根子。』前清末年京城裏旗人個個總靠着一分口糧，舒舒服服過日子；個個都是成日價手拿着一個雀籠，口哼着幾句戲腔，無聊

無賴，日過一日，稍有眼光的，早知道這一種人不久就被天然淘汰了。咄！中國人好的不學，倒要跟着朝鮮人學；跟着滿洲人學。我看現在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一班人，學他們倒越學越像了！既已如此，我們國家的將來，種族的將來，那朝鮮人滿洲人就是個榜樣。這因果一定的法則，還可逃避嗎？顧亭林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須知這兩句話，並不是教人個個去出風頭，做志士，做偉人，纔算負責，就只我們日用起居平淡無奇的勾當，不是向興國方面加一分力，便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力。你道亡朝鮮的罪專在李完用等幾個人身上嗎？據我說，朝鮮幾千萬人沒有一個脫得了干係；因爲世界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人類；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國民。現在朝鮮是亡過了，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我中國了；第一等懶惰人類要算我中國內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人了。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真真是亡國鐵劵，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讀我這篇文章的人或者說道，『我實是無聊，所以要消遣．汝有甚麼方法教我有聊呢？』這個我可以簡單直截回他一句話：汝的無聊，是汝自己招的．汝要無聊，誰亦不能呼汝有聊．汝自己不要無聊，那麼多少年無聊種子，就立刻消滅淨盡了．汝若是真真自己不要無聊，還請將我前次所問『人生目的何在』這一句話細細參來．

## 戰後太平洋問題序

戴傳賢

姚伯麟先生著一部『戰後太平洋問題』，叫我做一篇序文．我是答應着兩個多月，直到今天；想着做的時候，又沒得功夫；有了功夫的時候，又忘記去做．姚先生因爲我已經允許做的緣故，總老等着；把這部有價值的書的出版期，都躭誤許多日子．所以我不但對不起姚先生，並且對不起等着看這部書的人．

閒話休提；我且把我對於『太平洋問題』的意見，略爲講講：

『太平洋』是一個甚麼東西呢？翻開地圖一看，就曉得這是亞，奧，美的當中，橫亘

東西兩半球的一片汪洋大水.這一片汪洋大水,天空海闊的,有甚麼大的問題呢?不用說就是要靠太平洋的水過生活的東西兩岸大陸,和當中海島國民的問題了.所以『太平洋問題』並不是這一片汪洋大水本身的問題,只是太平洋當中兩岸陸上的問題.甚麼『海上自由』哪,『制海權』哪,『海軍根據地』哪,『保護關稅政策』哪,『海底通信的自由保證』哪,『門羅主義』哪,『東方優越權』哪,『人種平等待遇』哪,『制限移民的法律』哪:這都是爲岸上住的而發的,并不是爲那一片汪洋大水裏面的海魚海獸而發的.所以太平洋問題,結果便只是兩岸大陸和當中島國住民生活上的問題,并不是那一片汪洋大水的問題;只是陸上原料品製造品的供求和住民移動的問題,并不是海洋裏的龍宮寶貝的所有權問題.

想到這裏,我們就想這大平洋東西兩岸和當中海島的形勢怎麼樣呢?沒有大關係的,我們不去管他.我們再翻開地圖一看,太平洋極東的大陸國家,就是一個美國;太平洋極西的大陸國家,就是一個中國.(在太平洋的地形上看來,我們如

果把從馬尼拉到橫濱的當中去畫一根直線，就看出直線以東的海面是一個大洋，直線以西的中國海日本海都不過是太平洋西頭的灣曲極多的大海灣。）這當中的一個强大島國就是日本。西南部一個小大陸就是澳洲。看到這裏，我們又可以曉得這太平洋問題，就是這四個國度的問題，澳洲的問題，比較和我們的關係淺，在太平洋上的位置低；他的問題，也不過只是那一羣占領澳洲的白人自己保守地盤的問題，不是在太平洋上活動的問題：所以我們暫時不去管他。我們所要研究的，就是在政治上，商業上，軍事上形成太平洋東西中三部的中美日問題。（地理上自然不是如此）這個大問題，應該就是『從我們中國看出來的太平洋問題』的意義。

同胞啊！我們想想，這幾年來尤其重要的歐戰終了後到現在，我們天天碰到的問題是甚麼？不就是這一個問題嗎？要賣國的，要救國的，不都是在這個問題上發生的意義嗎？最近幾個月橫亘兩半球懸而未決的重大外交爭議，不也是這個問

題裏面的重要部分嗎？

我天天在那裏躭憂，我想：『五年以內，就是在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以前，恐怕世界上要發生出一個以中國爲中心的驚天動地的大變亂來。到了那個大問題發現，中國裏面，或者變成幾個國度；加上外國的關係，中國人對外國人，外國人對中國人，中國人對中國人，外國人對外國人，打個落花流水』我這個神經過敏的觀察，或許是錯的，不中的。我自己也希望是錯的，是不中的。可是我恐怕中國人要買得做『世界的人』的地位，竟免不了這一場悲劇。大家且把這太平洋問題的真意義，橫的豎的，詳詳細細的研究一番。就曉得我這個憂心，不是無中生有見神見鬼的胡說八道！

總而言之，我很希望中國人大家要研究這太平洋問題。從這個問題裏面，可以看明白自己的位置！看明白世界的形勢！可以發現出我們應該走的路！

我在這個意義上，很感謝姚伯麟先生！

民國八年九月二十日在上海寓所　　戴傳賢

## 杜威博士生日演說詞

蔡元培

今日是北京教育界四團體公祝杜威博士六十歲生日的晚餐會；我以代表北京大學的資格，得與此會，深爲慶幸。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與孔子同一生日。這種時間的偶合，在科學上沒有什麼關係。但正値博士留滯我國的時候，我們發見這相同的一點，我們心理上不能不有特別感想。

博士不是在我們大學說：『現今大學責任，就該在東西文明作媒人』麼？又不是說：博士也很願負此媒人的責任麼？博士的生日，剛是第六十次。孔子的生日，已經過二千四百七十次，就是四百十一又十個六十次。新舊的距離很遠了。博士的哲學，用十九世紀的科學作根據，由孔德的實證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美士的實用主義遞演而成的；我們敢認爲西洋新文明代表。孔子的哲學，雖不能包括中國文明的全部，却可以代表一大部分；我們現在暫認爲中國舊文明的代表。孔子說

尊王，博士說平民主義；孔子說女子難養，博士說男女平權；孔子說述而不作，博士說創造；這都是根本不同的．因爲孔子所處的地位，時期，截然不同；我們不能怪他．但我們既然認舊的也是文明，要在他裏面尋出與現代科學精神不相衝突的，非不可能．即以教育而論，孔子是中國第一個中等教育家，他的三千弟子，有狂的，有狷的，有愚的，有魯的，有辟的，有彥的，有富的如子貢，有貧的如原憲；所以東郭子惠說他太雜了，這是他破除階級的教育的主義．他的教育，用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作普通學．用德行，政治，言語，文學的四科，作專門學．照論語所記的，問仁的有若干人，他的答語不一樣，問政的有若干人，他的答語也是不一樣，這叫作是『因材施教．』可是他的教育，是重在發展個性，適應社會；決不是拘泥形式，專講畫一的．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就是經驗與思想並重的意義，他說『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這就是試驗的意義．我覺得孔子的理想與杜威博士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但媒合的

方法，必要先領會得西洋的科學精神，然後用他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總能發生一種新義。如墨子的名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名學胡適君，不能看得十分透澈就是證據。孔子的人生哲學與教育學，不是曾經研究西洋人生哲學與教育學的，也決不能十分透澈，可以適用於今日的中國。所以我們覺得追憶舊文明的興會，不及歡迎新文明的濃厚。因而對於杜威博士的生日，覺得比較那尚友古人，尤爲親切。自今以後，孔子生日的紀念再加了幾次，或數十次，孔子已經沒有自身活動的表示。一般治孔學的人，是否於社會有點貢獻，是一個問題。博士的生日，加了幾次以至幾十次，博士不絕的創造，對於社會上必更有多大的貢獻；這是我們用博士已往的歷史，可以推想而知的。且我們作孔子生日的紀念，與孔子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作博士生日的慶祝，還可以直接請博士的賜教。所以對於博士的生日，我們覺得尤爲親切一點。我敬代表北京大學全體舉一觴祝杜威博士萬歲。

## 工作與人生

王光祈

自從俄國的布爾札維克 Bolsheviki 直接行動 Direct action 以來，這布爾札維克主義 Bolshevism 也就成了中國新聞記者，政治家，教育家，所注意一個問題。不愛讀書如我這樣的人，也覺得都市中，鄉村裏，所見所聞的，都含有許多危機，彷彿有布爾札維克緊跟着似的。我常常自己問我自己道：你莫非中了魔術麼？爲什麼對於世界，國家，社會，家庭，都彷彿有一種不滿意的樣子！又像立刻就有大禍臨頭的恐懼！

列位須知這布爾札維克雖是一個極新鮮的東西，却喜歡光顧這最腐敗的地方，我們中國自然是布爾札維克必遊之地。不過是他光臨的時候，一定不帶許多恐怖的禮物，我們欲減少這種恐怖的程度，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不要把自己看作勞動界以外的一個人，換一句話說，就是大家工作起來。

是有兩個問題，隨之而起。

（一）什麼是工作？

## (二)爲什麼要工作?

工作的定義;就是.

以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於人的事業.

勞力二字,是包含用體力的,或是用腦力的,用體力的如像農夫木匠等等,用腦力的如像教育家著作家等等.

要用自己的勞力,如利用他人的勞力,那不算工作,如資本家是.有益的事業,包含必需普遍諸意義,凡可以使人類物質上,精神上,得滿足的快慰者,都叫做有益的事業,如農夫勞動結果所得的米麵,著作家勞動結果所得的出版物是,其餘非人類必需的,或是不能普遍的,便不得叫做『有益』.

有益於人的『人』字,包含他人及自己,自己爲人羣裏頭一份子,人羣既得了利益,自己也包含在內,不過是現在的勞動家,大半不是爲自己而勞動,因爲他們勞動的結果,盡被資本家擄奪去了.

關於工作的意義，有兩句極不合理的解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我們不管他的工作是勞心或是勞力，只先問他這種工作對於人有無利益？『治人』二字是本於權力思想，『治於人』三字是本於奴隸性根。

『治人』是承認『人』以上，還有一種較高的權力，來管轄人類，從前叫做神，God 後來變成皇帝，現代又成大總統，都是『人』以上的一種東西，什麼聖經 Bible，綱常，法律，都是他們使用權力的護符，所以世界上就有了『強權』這個名詞了！

『治於人』是承認有一部分人類，是『人』以下的一種動物，生殺予奪之權，都在他人手中，所以世界上就有了『服從』這個名詞了！

最新學說是承認世界所有人類都在人一水平線上，誰也管不了誰，所以有『自治』『平等』『自由』諸名詞。此後的人類，不應在『人治人』上用功夫，是應該共同努力，向自然界中開闢一新世界；換一句話說，就是這個『治』字，只應放在『事物』上，不應放在『人』字上，我們努力向自然界增加人類的幸福，減少人類的苦惱。人

與人不是對抗的，是共向一個方向前進的，所以有『互助』『進化』『神聖勞動』諸名詞。

照這樣看來，『勞心者治人』這句話，簡直不能成立。換一句話說，就是因治人而勞心的，都不叫做工作，所以官吏軍警，都是一種分利而不生利的廢物。

大家既知道；什麼是工作？什麼不是工作？我們就可以討論第二個問題『爲什麼要工作？』了。

這個問題，據我所知道的，有三種學說：

（一）報恩主義　我們人類所以必要工作的緣故，就是因爲我們所消費的，都是別人所給與的，既是別人有恩於我，我們自然是應該報答，從前奴隸對於主人，與現在無識的勞動者對於資本家，皆是此種感想。

（二）償債主義　我們所以必要從事工作的緣故，因爲我們所消費的，都是與別人交易得來的，非如報恩主義，專憑良心上道義上，應該報答的問題，乃是實際

上有無相通，公平交易的問題。安那其主義 Anarchism 的集產派 Collectivism 主張各取其所值，即本於此種觀念。『集產派主張生產機關，(如土地機械等物)歸公有，需要物(如衣食房屋等)歸私有，各人所得之報酬，當視其工作之多寡以爲比例，此派學說謬誤甚多，爲共產派 Communism 所攻擊。』

以上兩種主義，其立論根據，雖然不同，而根本上的錯誤，則是一樣，因爲他們都承認世界上『施恩者』『債權者』之存在，所以才生出這『報』『償』的關係。這種『施恩者』『債權者』觀念發生的原因，是錯把一種『該做或不該做的』事情，當作『可以做可以不做的』的事情，譬如父母對於兒女應該扶養教育的，在報恩主義，則以爲這種扶養教育的行爲，是『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如父母盡了他的分內該做的責任，便視爲一種大恩，如父母不盡他的分內該做的責任，亦覺得無大過錯。又如生產機關生產物本應屬之公有，而不應隨意獨占，在償債主義則以所有權爲前提，而謂借貸關係，是一種任意行爲，『可以貸可以不貸的』。總之以上兩個主

義，都錯把別人分內應該做的事情，視爲恩，視爲債．我以爲父子之間，各做所當做．愛其所愛，無所謂報恩．社會之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無所謂償債．將來大同世界，老病殘廢，皆由社會扶養，若責以報恩償債，我恐怕這些人永無『報』『償』的日子了！

以上兩個主義，既不能解決『爲什麼要工作』？這個問題，遂產生第三個主義．

(三)共同生活主義　吾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一衣一食，一坐一臥，所有一生的需要，皆取自社會，社會之所以能存在，能進步，又全賴人類繼續不斷的勞働，古語說的，『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故吾人最大之職分，卽是爲共同生活而工作以創造未來之世界．

## 勞工神聖！

蔡元培

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約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

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

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草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籍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尅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那領乾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 曹氏顯承堂族譜序

胡適

績溪旺川曹氏顯承堂是族中的一個支廳，今年修成支廳的家譜。廳裏有許多

人是我的親戚朋友，他們要我做一篇序．我想他們不肯捏造幾個大人先生的序，反要我做序；這是他們的一番好意，我如何好推辭呢？

我是很贊成曹氏諸位先生修支廳分譜的．爲什麼呢？因爲支廳成立以來，不過十幾代；年代既近，系統容易追尋，事蹟自然信實可靠．況且支廳修譜，事輕費微，容易舉辦；可以隨時續修，不須受別支牽制；以致年代久遠，到頭仍舊不能成功．

中國的族譜有一個大毛病，就是『源遠流長』的迷信．沒一個姓陳的不是胡公滿之後，沒一個姓張的不是黃帝第五子之後，沒一個姓李的不是伯陽之後．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後，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後代都到那裏去了？

從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到於今，四五千年了．古代氏族授姓的制度，經許多學者考訂，至今不能明白．誰能知道古代私家相傳的系統呢？荀卿去古未遠，他已說：『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故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韓非也說：『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二千年前的荀卿韓非尚且如此

說法；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如何可以妄信古人的亂說呢？

古人對於家譜也有很愼重，很老實的．如顏眞卿作元次山的墓誌，直說元氏是拓跋的遺族．其實漢晉以來，西北東北的低級民族浸入中國，和中國人雜居，日久都同化了．現在中國的民族，照人種學的眼光看來，實在是一個極複雜的民族．如果當卽各姓各族都老老實實的把本族的來源記在族譜上，我們現在研究中國的民族，豈不省了多少事嗎？可惜各姓各族都中了這種『源遠流長』的迷信的毒，不肯承認自己的祖宗，都去認黃帝堯舜等等不相干的人作遠祖．因此中國的族譜雖極多極繁，其實沒有什麼民族史料的價值．這是我對於中國舊譜的一大恨事．

因此我希望以後各族修譜，把那些『無參驗』不可深信的遠祖一概從略．每族各從始遷祖數起．始遷祖以前，但說某年自某處遷來，以存民族遷徙的踪迹就夠了．各族修譜的人應該把全副精神貫注在本支本派的系統事跡上，務必使本支

本派的家譜有『信史』的價值。要知道修譜的本意是要存眞傳信；若不能存眞，不能傳信，又何必要譜呢？

此次曹顯承堂修的是支譜，是一種小譜。我以爲這種法子很可以供別支別姓做行。將來中國有了無數存眞傳信的小譜，加上無數存眞傳信的志書，那便是民族史的絕好史料了。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縣胡適敬序於北京。

## 每週評論發刊詞

自從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列位要曉得什麼是公理，什麼是強權呢？簡單說起來：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

德國倚仗着他的學問好，兵力強，專門侵害各國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敗；稍微懂得點點公理的協約國，居然打勝了；這就叫做『公理戰勝強權』這『公理

戰勝強權』的結果，世界各國的人，都應該明白無論對內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了。

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頂要緊的是兩個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這兩個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嗎？我所以說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我們發行這每週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個大字；只希望以後『強權不戰勝公理』，便是人類萬歲！本報萬歲！

## 最苦與最樂

梁啟超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着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

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象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爲甚麼呢?因爲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錯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着我.爲甚麼呢?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爲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彀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一生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是帶着苦

痛往墳墓裏去。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纔算眞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卻是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嗎。

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呢？因爲越是聖賢豪傑，他負的責任便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來攬在身上，肩頭的擔子，從沒有放下的時

節.曾子還說哩:『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雖說他是一輩子裏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真樂;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生來,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嗎?』這卻不然,責任是要解除了纔沒有,並不是卸了就沒有.人生若能永遠像兩三歲小孩,本來沒有責任,那就本來沒有苦.到了長成,那責任自然壓在你頭上,如何能躲?不過有大小的分別罷了.盡得大的責任,就得大快樂;盡得小的責任,就得小快樂;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脫了.

## 悼美前總統羅斯福(每週評論)

羅斯福於本月六日逝世,世上同聲哀悼.他一生的功績多端,應該述說一番,贊頌偉人,也是記念偉人的意思.

羅斯福是美國第廿六代總統.他最初的政治生活在紐約州,沒有什麼可記.一

八八九年四月，被任爲官制委員會委員。美國官吏之任命向來是政黨的囊中物，所以官吏依政黨爲進退，終日惟以阿附政黨爲能事；吏治腐敗，達於極點。羅斯福在職六年，竭力整頓，得罪了許多議員。最終有官職二萬餘，都脫離政黨之勢力。一八九七年，被任爲海軍部次長，預知美西（西班牙）戰爭之不可免，於海軍之設備多所擘畫。及美西開釁，辭次長職，組織義勇軍助戰。他的大佐銜即在此時所得。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被舉爲紐約總督。他最大的成績就是肅清政黨在政治上的腐敗勢力。一九〇〇年被舉爲副總統。麥荆萊總統被刺，他就進爲總統；一九〇一年纔四十三歲，美國的總統向來沒有這樣年紀輕的。一九〇八年解總統職，旅行非洲獵取動植物標本多種，皆貢獻於華盛頓之博物館。歸來時在歐洲各大學演說，大受歡迎。後又遊南美，於地理上也有所發見。這是他一生重要的事蹟。他五十歲的時候，是聲望最隆的時代。

羅斯福在廿二歲時就立志從事於政治。當時美國的政治最齷齪，只有抱私心

利己的一流人，用政治做他們的職業．羅斯福的決心與凡衆迥然不同．所以他一生自爲官制委員會員以至爲總統，就抱定目的，肅清政治之腐敗，提倡吏治之精神．他的『覺書』Wesager 送到國會去的，最多也最長，都是說明行政須依道德之原則．經他的一番鼓吹，又有報紙的響應，使官吏市民都加增了責任心．一般人民，向來對於政治冷淡輕蔑的，態度全變了．我們不必論他的政策的是非，也不必論他的所主張中央集權之當否；他轉移風氣澄清政治的功績，實是不可泯沒的；近廿年來美國政治的進步，凡研究政治學的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以先美國的政客，是一般營私利己的鄙夫，但是這些鄙夫仍然是大工商業家的走狗，他們的背後就是金錢的勢力．羅斯福對於大會社，特刺斯特 Trust 特別規定，嚴重取締，就是推倒富豪的政治，建設工業的民政．後來塔夫特取締非法的組合，不過步伍他的後塵罷了．

此外他的政績，如保存美國自然的富源，改革殖民地之財政，誘掖各殖民地之

自治，開濬巴拿馬河，都是可贊美的。現在清華學校和該校留美學生的經費，也是在他總統任內，從庚子賠款內畫出來的；我們應當欽佩他的正義。

羅斯福精力過人，他的活動不只限於政治一方面。他研究博物，酷嗜文學。凡出版的好書籍沒有不讀的。他的著作有英美交涉史（廿四歲之作）至今稱爲善本。他的遊記有科學的值價。他的演說傳誦世界。他的人生哲學是『奮鬬生活』一生任忙碌之要職，還可以於各方面皆有所成就的，也就是他奮鬬的結果。

現在羅斯福的氣息已經斷了，但是他的生命精神還滂薄於美國，滂薄於世界。他的死亡，我們十分痛惜。但是他一生的偉蹟，却能長存於地上。這就是時代的人物。

## 廢兵運動

郭虞裳

廢兵運動，是世界改造行程中的一個趨勢。本月九日，萬國社會黨人在瑞士的呂塞崙開聯合大會，議決的許多問題中也有世界廢兵的一項。因爲兵這個東西，

本是破壞的，不生產的，不道德的，阻礙進化的；是侵略主義的護法，資本制度的爪牙，在理論上早沒有存在的根據。現在侵略主義快要死去，資本制度也正在搖動。兵在舊世界雖算是個驕子，到新時代却變成了廢物，在現在潮流中更沒有容留的餘地。所以廢兵決不是可否能否的問題，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至於中國的兵，更是莫明其妙。說他是侵略主義的護法嗎？他見着外國人是伏伏貼貼，不敢道個「不」字的。說他是資本制度的爪牙嗎？資本家見着他，也和平民一樣嚇得要死似的。說他是裝飾品嗎？他那乞丐相幫匪式的形景，實在沒有些可取的所在。賣國呀！借款呀！加稅呀！都爲的是養兵。削滅教育費呀！停辦實業呀！發行公債證劵呀！也爲的是養兵。什麼事都可以犧牲，兵却不可不供奉；什麼人都可以痛苦，兵却不可不優待；所以中國的社會，便造成了兵民二大階級。兵是掠奪者階級。兵要刼殺，民要和平。兵要破壞，民要建設。兵要賣國，民要救國。兵要墮落，民要向上。兵要黑暗，民要光明。總之兵是中國一切擾亂的根源，進步的障礙，要進步就先

要廢兵.兵不廢,政治決不會清明,財政決不會整理,經濟決不會發展,教育決不會普及.總束一句,無論什麼事業,總不會有希望.就使世界沒有廢兵的趨勢,這種中國式的兵,也萬沒有留着的理.所以這個廢兵運動,眞是我們人人所應得擔任的一件大事.

人類最寶貴的精神,就在自己犧牲,自己實現.若說兵不必廢,不廢兵也有辦法,那就沒得話說;若說兵必須廢,不廢兵便沒有辦法,那就不可不犧牲一切,以求實現.排幾個賣國賊,逐幾個師長廳長,「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零碎解決,到底解決不了.我們決不是爭一時的面子,快一時的感情.我們是爲世界文明人類幸福奮鬪,我們但求自己犧牲,我們就會自己實現.

廢兵雖不是容易的事,然決不是不可能的事.我確信人力可以解決廢兵的問題.只要有民衆的大聯合,人人抱個廢兵主義,實行廢兵運動.一方面爲世界廢兵的首倡者,博得世界的同情,友邦的協助.一方面籌一個辦法,把兵銷納於農工二

界，爲世界經濟的生產者，把一層彌漫籠罩的烏雲揭去，大放光明，照耀世界。將來中國居何等的地位？將來世界成何等的景象？這種神聖事業，全賴我神聖的民衆做去。「有志者事竟成」決不是不可能空想的。

廢兵運動，只在這時還有着手的機會。這種政府決不能長期的統制軍隊，已是顯而易見。一旦兵隊推倒政府，成了兵匪的世界，那時便無從譚起。所以我們要覺悟這時已是廢兵運動的最後機會。過此以往，再沒有更好的機會了。所以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意思，是要求大家對於這點注意，并且希望民衆趕快有這樣的運動。

## 早晨的社會

鳴劍

一天的早晨，差不多七點鐘的時候，雖沒刮大風天氣可冷，攝氏表大約降到十度下。我和一個朋友走出校門，看見一個警察縮他的手到衣袖子裏，低着頭在那走來走去。張眼一望，除却街那邊一個送牛乳的外，旁的一個人也沒有。我們走了幾十步，面前來兩個穿制服的小孩，接着又上來四五個。有的背着一個暗紅色的

書包，有的是白布包書用手拿着．兩腮都像被風刮得通紅似的，有幾個一面走一面談話：「……（甲）我爹爹他們這時候還正在那睡呢！（乙）我爹這時也不會起來，祇叫那些徒弟們在外照應照應．（丙）我爹爹每日要十一點鐘才起，十二點上衙門，我每晚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他每早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上學校．……」往後我們一路走到宣武大街，陸續遇着好幾十個男的，女的，大的，小的，穿便服的，乘自踏車的，坐膠皮車的，往的來的各樣都有．但總是二十以內的青年或幼年；都像有些事在前頭等他去做，不肯閑逛；都有一個書包，或拿着，或背着，或放在車上．遠遠的望着那裏來的，這裏去的，都不外是這樣的人．我問我的朋友說：今天怎麼會事？這大街上的空氣居然也有這樣清潔？這久尙沒見過一個摩託車？於今除却間見那幾個縮着肩膊咬着牙齒抽冷氣的送牛乳的苦力外，祇是些男女學生來往，沒有平時那許多聲聲色色的怪現象呢？我的朋友對我說：『你這還不知道嗎？這是早晨的社會哪！』

# 寫給 Mr. G. C. Willany 的一封短信

寒星

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我在北京琉璃廠的一個荒攤上，買到一本小書，——是一本英國出版，給兵士們學習德語法語的『日用雜字』價值極便宜，只四個便士，便可買一百本．這本不足奇．但是他飛葉上寫着幾行字，很可以叫我生出些感想；我就把這種感想，照直——也沒有粉飾，也沒有故意用氣力——寫一封給他、只可惜他未必能看見罷了．

不相識的朋友！小小的五個銅元，把你名字介紹給了我，我眞感謝他．

我雖然不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也不知道你如今在什麼地方？——是人間？是非人間？只從那本小書上，看見幾筆粗劣的橫行字：把拼錯的改正了．缺筆的補足了，才知道——你是個英國輕便鐵道建築兵隊伍屯駐在法國戰場上；你父母都在英國；你妻在加拿大，是寄居在什麼一個親友人家．

你把你親屬的通信處寫下，原是很尋常的事；只是這一回的寫，恐怕未必尋常．

你提筆時，心中——是痛苦？——是快樂？——是當初快樂，後來痛苦？——是永遠快樂，至今沒有痛苦？這都可以不必推求．我可以斷定的，是那幾行快要磨滅的淡淡鉛痕，便是你心底裏一個永遠不滅的深深印象．

你還寫着你的號碼是二一二五二七九，那也是人類身上受了創，結着個洗刷不淨的大瘢．

不相識的朋友！我願意把保存你的書，替代你我的握手．你覺得痛苦麼？——我願意替你擔負一分．你覺得快活麼？——我願意原諒你，救助你．我的心上，總願你我兄弟似的同在工廠裏做工：你若做伙夫，我便做司機，你若拿着鑿子，我便拿着斧頭．總不願意你受了痛苦，叫我分痛；更不願意你做了一個可憐的人，叫我分辱．

爲什麼呢？因爲我是很敬愛你的一個不相識的朋友——

## 誰是師？誰是敵？

沈玄廬

創造文化的中華民族，沈酣於睡夢中二千多年；把近世紀很要緊的進化時期，

從『黑甜鄉』裏悠悠放過。如今覺悟了沒有？黃粱枕上的爭名爭利教忠教孝的人生觀，依舊迷睃睃在腦部中盤旋不止。這便算得覺悟了麼？一班貪黷無厭的亂人，（軍閥官僚政客）正在大夢中施展他那貪鄙暴戾的手腕；一班經生派的文人，也在大夢中研究他那考據書法；一班啜殘羹分餘瀝的商人地主，更在大夢中操計奇贏。雖經革命一震，護國一震，歐戰一震；全世界這麼大的變動，還是震不醒這班人的迷夢。問他們的師是誰？馮道，吳三桂，財神，孔丘；他們的敵是誰？新思潮中的青年便是。所以他們的師決不是青年的師，他們的敵正是一般青年。但是青年卻沒有把他當敵看。那麼，誰是青年的師？誰是青年的敵呢？

舉眼看世界，凡是有組織的民族，無論文化上，物質上，不但會做兒童玩具的日本，誰不當拜他爲師？翻開舊帳簿，無論侵略的，吸取的，不但佔據青島除外滿蒙的日本，誰不當待他爲敵？我們中國的青年，果然有這許多師這許多敵麼？這些個果眞彀得上爲我的師爲我的敵麼？不盡然的！的確不然的！

青年呵！我們做人是要做將來的人，不是做過去的人，也不是僅僅做現在的人。這些一時的敵和偶像的師，都不能把他放在心中意中。因爲我們『做人自己做的，』不是模仿他人做的。

我們的腦力和肌肉，受了幾千年睡夢遺傳的影響，不能說是一點沒有損害。但是創造文化的本能，依然潛在我們的腦部和肌肉裏面。第一着，便應該光復我們創造的本能，世界上無論何種學說，只要能彀光復我們本能的，便是我們的師；反是——就是我們的敵。

既爲將來做人，努力光復其本能。過去的人生觀是已經打得粉碎了，未來的怎麼樣呢？這就不能不假說一個人生觀。社會嗎？散漫了；國家麼？蠢笨了；世界麼？空泛了；只有一個我，最靠得住的只是一個我。不是說只有我便把一切都拋棄了，我連我都顧不完全，還顧得什麼社會？什麼國家？什麼世界？我顧我，就能永遠不顧人不靠人麼？也不是的，我靠人的也顧人的？我靠他的我，就是我被他靠的我；我顧人，我

就是被人顧的人；兩相對消，等於我只靠我，我只顧我．依此看來，我的師只是我；我的敵也只是我．何以故？我將我的本能，來發揮我的本能，和開鐵礦一樣，開礦的機就是礦裏的鐵，又和說話一樣，聲帶的動作，是要自己的聽覺教會的．我以爲什麼是可學的該學的要學的，我既不是木偶，原是要我自動去學，原該我自己學得，所以我獨一無二的師，就只是一個我最靠得住．有人說：『一個人能彀自成爲師弟麼？不必其他的人指導就會麼？』這話似乎有理，其實所謂指導的原是他的責任，要知道他能指導的是有限，我的本能是無窮，如果強無窮的本能，師有限的指導，這就桎梏本能，這便要得一個『進化史倒讀』的結果，這就是我的大敵．我的師，靠得住就只是我，我的敵，又何以也是我呢？這層意思更容易明白了我有本能，我不去開發我的本能，譬如我有力不做工，只是搶刦偷盜人家的，如果人人的我都像我的我，豈不一齊要餓死凍死？其次，我有了腿不去走路，要坐車坐轎，久之我就喪失了走路的能力．

青年呵！『人是要自己做的』！這一句話，人人耳官裏也不知道聽過多少次數，不過大家當作耳邊風過去，如果下深刻的研究工夫，實行自己做了起來，正是極有趣味的人生觀．這師與敵的答案，不過這一句話裏面若干分之若干罷了．橫直我們將來的人是要活活潑潑做下去的，大家每天破點閑散工夫，把這句話細細嚼一嚼，問問師，察察敵；每天減少一分強敵，便增添一位名師．若是全世界的一切我，個個自己做起來，就客觀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就主觀說：『我盡我能，我取我需．』世界無論什麼的變動，無非彎彎曲曲向着均等的『盡能』『取需』那條路上討生活．進一程有一程的環象，造一種環象有一種進程．這環象不是別的，也只是一個我；我與他是你的環象，我與你又是他的環象，他與你就是我的環象；要改造環象，就要改造我的我你的我他的我，我改造我的我，你改造你的我，他改造他的我．各求各的師，各禦各的敵．地球之大，人生之複雜，經不得人家同時分工自己創造起來，什麼問題都可解決．那些偶像的師，一時間的敵，不必燒紙成灰，也要化秋

聲飛去呵！

## 觀「黑甜鄉」的感想

楊賢江

前天下午，本校附屬小學校學藝會，在大會堂表演化裝遊戲．內有一劇叫做「黑甜鄉」，是國民科一二年級生表演的．

劇的用意和情節，已載在昨日本刊專件欄，茲不再說．扮演姊弟兩人的，是兩個年紀很小的學生，非常玲瓏可愛：他們演來又是靈活動人．我一邊看，一邊就發生感想．等了看完，共得三種感想，可是這三種感想，都是從我心坎中自然流露出來，不加思量的，可說是一種感情上的直覺和欣賞，不是指力上的批評和意見了．

第一種感想：是兒童天眞爛漫，自由自在，一天到晚總是一副笑嘻嘻活潑潑的精神，醒來就動，倦來就睡，率眞而行，無罣無礙．西人稱之爲『黃金時代』一些不差．可惜這種幸福，我們快要成年的人，是不能再得的了．

第二種感想：是兒童的頭腦，既是清白，又是靈活，對於萬事萬物，皆一種親切的

態度，但不是十分沾戀的。好比一面光潔的鏡子，拿什麼東西去照，終是一式一樣的反映；無論醜的，妍的，方的，圓的，他終給你照出來，但是我們青年人已經不是這樣了！什麼學說咧，風俗咧，宗教咧，制度咧，都要攢到我們頭腦裏來，既來之後，不肯就去，總要躭擱幾時。這又好比一面鏡子，被塵埃遮住，不能清澈。所以我們對於萬事萬物，就有執着了，就有迷誤了，就有差別的心理了，就不能『一視同仁』了。我敢說一句話，『世故越深，閱歷越多的人，就是愛情越狹，心量越隘的人，就是離開自然越遠，剝奪天真越甚的人。』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就是汎愛的心，親切的心。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他就是小孩子率真的氣象，可說是『返老還童』了。但是平常的人，就要『矯揉造作』，不能這樣自然了。

最後的第三種感想是：我的人生觀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生活』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因爲人生實在是一個繼他的價值，他的意義，就在這繼的裏面，若是說破了，便沒希奇了。但我看了『黑甜鄉』的劇，我就想到人生之真，原不在他，就在

和自然界親近.因爲自然界的萬象,都是活潑流動.人是自然界的一小體,原和他一氣相通.但人世故深了,刺激多了,便一天一天的和他遠離.不愛住鄉間,跑到都市上去了;不愛做農夫,跑到工廠裏去了;不愛陽光清氣去運動身體,却坐在屋裏絞腦耗血苦思愁想了.什麼平野森林,微風流水,蔚藍的天色,青濯的山色,都拋在腦後了.把思想感情都不屬於自然,另有什麼名利,權勢,傳說,習俗,來管轄他們,束縛他們了.但我看了劇中兩小孩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不覺同他們表無限的同情,生無限的樂趣,竟和自然的大生命聯合起來.把什麼東西都忘掉了,也沒有我了,平日的胡思亂想也都消滅了.所以我那幾十分鐘的時間,要算是愉快最寧靜的時間.我在這本戲裏得到的最大最深的感觸,就在這一點.我該謝謝他們編戲的幾位先生,和演戲的兩個小學生.

## 自決的兒子

沈仲九

有一位年紀十多歲的青年,名字叫做英青,在銀行裏當一個夥計.每月有二十

塊錢的薪水。有一天，他在報紙上看見了『留法勤工儉學會』的章程，他就很高興的樣子，翻來覆去的想，想到法國去留學，不是從夢中笑了醒來，便是平空急出一身冷汗。想來想去，結果下了決心，說是：『要做人就得做工，要做人就得求學，我一定要去，我去定了。』

於是鼓起勇氣，回到家裏，見着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撇頭就問，『你回家來做什麼？……』看了英青一眼，又問：『銀行裏不出什麼事嗎？……我沒有叫你回來，你回來做什麼？』英青被他父親這一看兩問，那勇氣早去了七八分，回答說：『銀行裏沒有什麼事。』接着恐慌的了不得，說道：『留法勤工儉學會的章程很好，……我……想到法國去讀書。』他聽了這一句話，撲地跳了起來，拍着桌子說，『你這個畜生，你這個不肖，甚麼勤工儉學，誰教你到法國去？畜生不肖，你不要在那裏發昏，我不要叫你讀書，你讀書做什麼？你丟了安安穩穩銀行的位置，就該討老婆，生兒子，叫我享福。我只你一個，不想傳宗接代，反要糊思亂想，這麼胡鬧，丟了我不管，我生你爲

什樣？你這個不肖，你這個畜生，你再這麼，我要趕你出去。』英青聽了這番話，急得渾身麻木，捏了一把冷汗，珊珊的離開了他的父親，回到自己的睡房裏，撲地在牀上一倒，號呼大哭了一場，一夜不能安眠，但心中便發了左邊的許多疑問：

我的讀書，究竟爲我讀呢？還是爲父親讀的呢？

我究竟是不是專爲父親一個人傳種的呢？

我賺得的錢，是不是專爲父親享福用的呢？

我的責任，是不是只生兒子賺錢這兩樁事呢？

我究竟應該從我的父親，還是不該從父親呢？

我究竟是不是畜生呢？

我的父親究竟生我爲甚麼呢？

英青把以上這許多疑問，躊躇了許多時候，最後決定道：『我是人，不是畜生；我的責任，不是單爲著生兒子賺錢；人類應該有傳種的必要，卻不是專爲父親的傳

種；我應該讀書，要應該爲我自己讀書，並且該爲社會讀書，我非讀書不可；我的父親，是爲他自己享樂生我。我自決了，我得讀書，我爲我可憐的父親更應該讀書，我決定我是一個「人」，咳！我那可憐的父親呵！』

## 可憐的若格

趙祖欣

可憐的若格，境況真苦惱。挨塞底先生見他眼淚永遠掛在眼邊，漸漸的就拿他當作了眼中釘，時常飽以老拳。從早到晚，祇聽見這兩句話：『若格！你是個糊塗蟲，若格！你是個笨驢。』說也真怪，只要他父親在傍邊，這可憐若格便手足無措。本是用力含眼淚，返把面孔弄得很難看。有一天晚上，大家坐下，正要吃飯，忽覺得房裏一點水也沒有。好若格就說：『我拿去，你們看好不好？』說完，就拿了一個罈子，一個大沙石罈子。挨塞底先生聳了聳肩，說道：『要是若格去，罐子就算碎了，那是一定的。』挨塞底夫人神氣從容說：『若格！你聽見了嗎？不要打碎啊，留神點。』挨塞底先生接說，『你那算白說，他一定打碎了回來。』這個時候，若格哭啼啼的聲音說：『你

爲什麼一定願意我打碎他？』挨塞底說：『我沒有願意你打碎他，我說你一定打碎了他回來。』說話時，聲音很嚴厲，不容傍人回答的。若格也不回答，一隻手顫巍巍的拿起罈子，恨恨的出去了，那個形境髣髴是說：『我打碎了他？你們看罷。』

五分鐘過去了，十分鐘也過去了，若格還不回來。挨塞底夫人覺得有點不安靜了，說道：『千萬不要遇着什麼事啊！』挨塞底厲聲說：『你想他能遇見什麼事？他打碎了罈子，不敢進來了。』說著就立起來開門，看看若格到底是怎麼樣了。不必走遠，若格就在台階上站着，兩手空空，一聲不響，臉上露着驚呆的樣子。一見挨塞底先生，臉就發白，凄凄慘慘沒聲沒氣的說道：『我打碎了。』他是把罈子打碎了。

## 王冕 節錄儒林外史

……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說道：『兒阿！不是我有心要躭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著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

僱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

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間壁秦家。秦老留著吃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我這大門過去一箭之地，便是七泖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放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十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飲水。小厮，你只在這一帶頑耍，不必遠去。我老漢每日兩餐小菜飯，是不少的，早上還折兩個錢，與你買點心吃；只是凡事勤謹些，休嫌怠慢。』他母親謝了擾，回去。王冕送出門來，母親替他理理衣服，囑付道：『你在此須要小心，休惹人說不是；早出晚歸，免我懸望。』說罷，含淚去了。王冕自此只在秦家放牛，每日黃昏回家，跟著母親歇宿。或遇秦家煑些醃魚臘肉給他喫，他便拿塊荷葉包了來家，孝敬母親。每日點心錢也不用掉，聚到一兩個月，偷空走到村學堂裏，見那闖學堂的書

客，就買幾本舊書。日逐把牛拴了，坐在柳陰樹下看。

彈指過了數年。王冕看書，心下也著實明白了。那日正是黃梅時候，天氣煩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綠草地上坐著。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著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耀得滿湖通紅。湖邊上山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的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來滾去。王冕看了一回，心裏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其實不錯！可惜我這里沒有一個畫工，把這荷花畫他幾枝，也覺有趣。又心裏想道，天下那有個學不會的事？我何不自畫幾枝，……王冕見天色晚了，牽牛回去。自此聚的錢不買書了，託人向城裏買些胭脂鉛粉之類，學畫荷花。初時畫得不好，畫到三個月之後，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是湖裏長的；又像纔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鄉間人見畫得好，也有拿錢來買的。王冕得了錢，買些好東西孝養母親……

# 郭孝子尋親記 節錄儒林外史

郭孝子自肩著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個地方，天色將晚，望不著一個村落，那郭孝子走了一會，遇著一個人，郭孝子作揖問道：『請問老爹，這裏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客人，你要著急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走，天色將黑，卻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到天上，便十分明亮。郭孝子乘著月色走，走進一個樹林中，只見劈面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奇颼颼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見郭孝子閉著眼，只道是已經死了，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裏，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跳到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纔一直去了。

郭孝子從坑裏扒了上來，自心裏想道，這孽障雖然去了，必定是還要回來吃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眼前，郭孝子扒上樹去，又心裏焦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裹脚解了下來，自己縛在樹上，等到三更盡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著身子走來，郭孝子認不得是個甚麼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坐下了，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著樹枝頭上有個人，就很命的在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郭孝子道：『我今番卻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幹，恰好對著那東西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幹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幹越搖越戳的深進去；那東西使盡力氣，急了半夜，掛在樹上死了，到天明時候，有幾個獵戶，手裏

拿著鳥鎗又棍來，看見這兩個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戶接了孝子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人，天可憐見得保全了性命，我要趕路去了。這兩件東西，你們拿到衙門去請賞罷。』衆獵戶拿出些乾粮來和獐子鹿肉，讓郭孝子吃了一飽。衆獵戶替郭孝子拿了行李，送了五六里路，衆獵戶辭別回去。

郭孝子自己背了行李，又走了幾天路程，在山凹裏一個小菴裏借住。那菴裏和尚問明來歷，就拿出素飯來，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著吃。正吃著中間，只見一片紅光，就如失了火的一般。郭孝子慌忙丟了飯碗道：『不好！火起了！』老和尚笑道：『居士，請坐，不要慌！這是我雪道兄到了。』吃完了飯，收拾碗盞，去推開窗子，指與郭孝子道：『居士，你看麼？』郭孝子舉眼一看，只見前面山上蹲著一異獸，頭上一隻角，只有一隻眼睛，卻生在耳後；那異獸名爲羆丸，任你堅冰凍厚幾尺，他一聲響亮，叫他登時粉碎。和尚道：『這便是雪道兄了。』當夜紛紛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有三尺多厚。郭孝子走不得，又住了一日。到第三日，雪晴。郭孝

子辭別了老和尚又行。找著山路，一步一滑，兩邊都是澗溝，那冰凍的支稜著就和刀劍一般。

郭孝子走的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著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挂著。半里路前，只見一個人走，走到那東西面前，一交跌下澗去。郭孝子就立住了脚，心裏疑惑道：『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跌下澗去？』定睛細看，只見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個人，把那人行李拿了，又鑽了下去。郭孝子心裏猜著了幾分，便急走上前去看：只見那樹上吊的是個女人，披散了頭髮，身上穿了一件紅衫；嘴跟前一片大紅猩猩毡做個舌頭拖著；脚底下埋著一個缸；缸裏頭坐著一個人。那人見郭孝子走到跟前，從缸裏跳上來。因見郭孝子生的雄偉，不敢下手。便叉手向前道：『客人，你自走你的路罷了，管我怎的？』郭孝子道：『你這做法，我已知道了。你不要惱，我可以幫襯你。這裝吊死鬼的是你甚麽人？』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郭孝子道：『你且將他解下來！你家住在那裏？我到你家去和你說。』那人把渾家腦後一根轉珠

繩子解了，放下來。那婦人把頭髮綰起來；嘴跟前拴的假舌頭去掉了；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鐵也拿下來；把紅衫子也脫了。那人指著路旁有兩間草屋道：『這就是我家了。』當下夫妻二人，跟著郭孝子走到他家，請郭孝子坐著。烹出一壺茶。郭孝子道：『你不過短路營生，爲甚麼做這許多惡事？嚇殺了人的性命，這個卻傷天理。我雖是苦人，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個田地，越發可憐的狠了。我有十兩銀子在此，把與你夫妻兩人。你做個小生意度日，下次不要做這事了！你姓甚麼？』那人聽人這話，向郭孝子磕頭說道：『謝客人的周濟。小人姓水，名耐。夫妻兩個，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不過，所以纔做這樣的事。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從此就改過了。請問恩人尊姓。』郭孝子道：『我姓郭，湖廣人。而今到成都府去的。』說著，他妻子也出來拜謝。收拾飯留郭孝子。郭孝子吃著飯，向他說道：『你既有膽子短路，你自然還有些武藝；只怕你武藝不高，將來做不得大事。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那水耐歡喜，一連留郭孝子住了兩日。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

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第三日，郭孝子堅意要行，他備了些乾粮燒肉，裝在行李裏，替郭孝子背著行李，直送到三十里外，方纔告辭回去。

郭孝子接著行李，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著西北風，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眞絕了！』一交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見郭孝子直殭殭躺在地下，竟不吃他，把嘴向著他臉上來聞，一莖鬍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裏去，戳出一個大噴嚏來。那老虎到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過面前一座山頭，跌在一個澗溝裏。那澗極深，被那稜撑像刀劍的冰稜橫攔著，竟凍死了。郭孝子扒起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慚愧，我又經了這一番。』

背著行李再走，走到成都府。找著父親在四十里外一個菴裏做和尚。訪知的了，走到菴裏去敲門。老和尚開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下慟哭。老和尚道：『施主，請起來。我是沒有兒子的，你想是認錯了。』郭孝子道：『兒子

萬里程途，尋到父親跟前來。父親怎麼不認我？」老和尚道：『我方纔說過貧僧是沒有兒子的。施主，你有父親，你自己去尋。怎的望著貧僧哭？』郭孝子道：『父親雖則幾十年不見，難道兒子就認不得了？」跪著不肯起來。老和尚道：『我貧僧自小出家，那裏來的這個兒子？』郭孝子放聲大哭道：『父親不認兒子；兒子到底是要認父親的。』三番五次，纏的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敢來鬧我們！快出去！我要關山門！』郭孝子跪在地下，慟哭不肯出去。和尚道：『你再不出去，我就拿刀來殺你了！』郭孝子伏在地下哭道：『父親就殺了兒子，兒子也是不出去的。』老和尚大怒，雙手把郭孝子拉起來，提著郭孝子的領子，一路推搡出門，便關了門進去，再叫不應。郭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又哭一場，又不敢敲門，見天色將晚，自己想道：『罷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抬頭看了這菴叫做竹山菴，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房屋住下。次早，在菴門口看見一個道人出來，買通了這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

# 「重九」這個名詞有什麼可愛呢

劉文翮

前天舊歷九月初九，是古時候傳下來的「重九」節。俗說大家都要去登高的。說起來不過是一個遊戲的時節，沒有什麼價值的；但是「重九」這個名字，我想想是很可愛的。我把許多可愛的緣故說一說：

一，因爲「重九」這個名字，同「雙十」很相似；數目也差不多；所以我們想到「重九」，就想到「雙十」，也就喚起我們的愛國心。那「重九」這個名字，就覺得可愛了。

二，因爲九是五四的和數，那「重九」就是二「五四」了。五四！五四！難道不是一個我們學生界的大紀念日麼？我想我國當局的人不可使學生再過了「五四」，我們學生不可忘了以前「五四」的精神；所以我想當局的人和我們學生，都可以用「重九」這個名字，當做二「五四」的警告，各各留意一點呢。那「重九」這個名字更覺得可愛了。

三，我們中國人，向來有「睡獅」「病夫」這套名號的。我想就是因爲我們中國人大半暮氣太深，太來得陰柔的緣故。箕子說：「沈潛剛克，」所以我

想我們中國人的性質，要用陽剛來補救。照易經上說：九是陽爻，是陽剛的氣，所以『重九』也叫『重陽』他的意思是二層陽，陽剛的氣是很盛的，這樣說來，『重九』這個名字，眞是我們中國人最要緊的德目。那『重九』這個名字，又更覺得可愛了。

有這三個緣故，所以我非常愛『重九』這個名字。我記得從前陶淵明先生也曾經說：『間居嘗愛「重九」之名』，難道『重九』這個名字，古今都有人愛的麼？

## 怕死麼？

沈玄廬

中國人有兩個普徧的弱點，一個是『要錢；』一個是『怕死。』所以歷史上一班可惡的英雄豪傑，一手元寶一手刀，誆盡天下人，都進他豫備好的騙局。這兩個弱點，如果一天不糾正，世界的人類社會一天不得安寧。但是要糾正這因襲的普徧的弱點，談何容易！

而且利用弱點的人多，糾正弱點的人少；願爲利用者所利用的人更加多，願受糾正者所糾正的人尤其少。利用弱點的，因襲羣衆心理上一個很大的地盤，又依

據歷史上種種的方法，所以發展和成功，都很容易。只是被利用的，却弄得焦頭爛額，求生不得。西方且不說，國外也暫不提；只看袁世凱的帝制和一班軍閥派的作惡，無非從利用國民弱點上着手，幾場惡作劇，陷全國到這般悽慘的狀態，不但被兵災的地方來不及救死，就是帝制和軍閥的爪牙以及他們自己本身，試問得了一個什麼好結果？在他們自作自受，更怪不得那一個，只是一般可憐的羣衆，受了幾次三番的大教訓，還是想根據這兩個弱點圖生活。莫非湖南湖北四川陝西以及各省的農工學商各界還受不夠苦痛嗎？據我看也受夠了！

本篇暫且把要錢的一個弱點放下不說，單從他們一班軍閥的刀鋒上研究死法。死！當眞該怕的嗎？

世界上沒有不死的人；不怕死的固然會死，怕死的也終於免不了一死；不但斷了呼吸，閉了眼睛，捏緊了拳頭，一切細胞都停止分業上的動作，纔算是死；就是時時刻刻在同化物質中間的新陳代謝，也算得在那裏死。原來人的生存，要靠呼吸

和飲食，攝取有機物，分解蛋白質爲『亞彌諾酸』Amino-acid 取到血輪裏面化爲血，各細胞就取血來營養分化；行使生活現象的細胞，就專靠構成細胞的物質之化學的性質．這些物質，是由空氣，飲料，食料，受同化的化生，決不會無中生有．設或一個人的細胞，只是分裂長生，沒有死的，那麼軀體的長大，應該隨年齡擴張，但是體長既有限度，化生細胞的物質又每天輸入，有說肢體細胞的壽命六年，腦細胞的壽命十二年，骨細胞也一樣有新陳代謝．依此說，一個人的軀體，每隔十二年，必通統換過一起，等於十二年前的軀體通統死過了一樣．而且每天所輸入的空氣飲料，食料，都化爲將來的軀體，那麼水漿，豆腐，青菜，米麥，便是造成將來的『人』．我嘗依據這個理由，構成一個交換生死的理想：譬如甲室裏關一隻虎，乙室裏關一個人，定準了虎與人相同的餓死時間，於餓死之前多少小時，殺了虎拿給人吃，這個人必定能夠繼續他的生活；如果殺了人喂虎，這個虎也必定能夠繼續虎的生活．虎的細胞受人的細胞所同化，就化生了人的細胞，不過虎的名目不存在和樣

子變了，其實構成虎的物質，同化到人體上去，一樣還是生物。不但如此，人吃了植物，能夠籍同化的作用，化爲亞彌諾酸，爲血，爲細胞；如果將死人作爲肥料，植物一樣能夠吸取人的尸體和無機物化爲植物細胞。依此種種，拿來研究死的解釋，不過換了一個構造，變了一個形體。物質還是依樣存在，一點不多，一點也不少，可怕的究竟是一個什麼呢？

但是人的常情，總是安於習慣，一朝變作了異物，在生存的人，依據遺留的紀念，就發生別離的痛苦。其實死者自身的觀念，已經隨着形體的變換而變換，早就沒有殘留的痕跡。死者自身毫無足怕；若從客觀上替死的怕死，豈不多事？再說，人的常情，既把生死關頭，看得十分重大，便應該竭力圖生活上均等的快樂；該有四個條件：

（一）生趣

（二）生存

（三）健康

（四）長壽

這四個條件，人人都知道，卻是人人都不能平均去做。一班模做古代歷史上獸性的英雄豪傑，把殺戮當作生趣；靠略奪保持生存；恣睢暴戾爲健康；長久占據爲長壽。這一種生趣，生存，健康，長壽，是不是人人都能這樣做？人人都可這樣做？『人』是不是應該這樣做？姑且不責備一班獸性的英雄豪傑；獨可憐一般被殺戮被略奪最怕死的大多數人，也在那裏哭哭啼啼夢想他的生趣生存健康長壽！這一般大多數人，果眞不配講生趣，生存，健康，長壽麼？爲的就是有一個怕死的弱點，被幾個獸性的英雄豪傑制服住了，所以這大多數的幸福，都被那幾個獸性的英雄豪傑搶了去。國民呵！我們要光復我們自己的幸福，第一就該打破怕死的觀念，自己糾正自己的弱點。不然——請看『朝鮮女子泣告世界婦女書』上一段的紀事；

『今年四月十五，日本兵大約五十名，跑到載南里的地方，叫全里的人民，無論

男女老幼，齊集舊道會的禮拜堂，聽日本兵演說．村民那一個敢說一個『不』字？等到過了預先說定的時刻幾十分鐘，不見一個日本兵來，忽然窗子外面明亮起來，在無情的火燄包圍中，哭的，罵的，笑的，叫苦的，吼萬歲的，一大片聲浪，幾千口人口，結果都葬在火裏去了．也有膂力强的，打破門窗，衝了出去，終於還是被日本兵用槍打死．這一場，光是女子，也死了一百六十多人．但死者的幸福，活的人還希望他不到！因爲活着的人，只剩一個孤單的身體，或者只保得幾個小孩，他的父親和他的丈夫，已經和村衆同一個運命了．

這封信紀載的事實很多，我不過寫了一節，請我們男女同胞大家看看，『怕死麼？』我敢大聲疾呼說：

怕死的，一定死，而且一定白死．不怕死的，不會死．就是死，也不白死．羣衆生活的前驅，是不怕死．我們所犧牲的，只是一個白死．所獲得的，却是不可限量的羣衆幸福——就是個人的幸福——我們要瀝獸性的英雄血，灌溉我們共同的愛苗．我

們要搗獸性的英雄骨，充我們農田的肥料。不問他們用什麼慘酷的方法，殘害我們羣衆之中幾條生命，我們總不能奪我們互愛的愛情。國民啊！同胞啊！世界的人類啊！西方的戰場上骨頭還沒有冷！東方被刀槍兵火刑戮屠殺的尸首還沒有變化！是我們的朋友害死我們麼？是我們的仇敵殘殺我們呢？誰是朋友？誰是仇讎？大家胸中是雪亮的！

『怕死麼？』『不怕。不怕。』『不怕便該怎麼樣？』

## 語錄

程顥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不學便老而衰。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性靜者可以爲學。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 語錄

程頤

人只有一個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心要在腔子裏。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做官奪人志。

學者先要會疑。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 語錄

朱熹

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

讀書須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註解看；方有益。

看文字須如猛將用兵，眞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不恕他。

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眞味。

看來惟是聰明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先生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遍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個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若不先得個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

天生一個人，便須管天下事.

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

學者最怕因循.

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

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 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 盡得這道理，方成個人，方可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 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

骸，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

## 中國民族的道德觀

戴季陶

中國人有很多好性質；例如『放生』這種行爲，良心上的動機，就完全在『仁』的觀念，可以說是愛的極致，如果能夠把這種『道德的精神』，用近代科學的文明做材料，切切實實的建設起來；不但是一個民族的幸福，簡直是世界全體人類的幸福了。『仁』啊！你的生命，被不仁的人把你斷送了三千多年。現在全體人類已經有多少的覺悟了，我願意你早些復活起來，救濟這許多可憐的『生靈』。

## 可憐的我

戴季陶

我今年活了三十歲。如果六十歲是平均的壽命，我就算活了半世人了。這三十年當中，在社會上做事，已經有十年。我做了甚麼好事呢？我爲社會盡了多少責任

呢？左思右思，覺得我這神經被『壓迫』到了極點；有好些個日子，連見着一個人，就像他在恨我；聽見一點聲音，就像是有人罵我咳！這是爲了甚麼？

## 筆與槍

沈玄廬

武人的武器是桿槍，文人的武器是支筆。槍的能力是殺人，效力到不了距離以外，更打不得四秒鐘以後發生的目標。筆的能力是攻心，能發揚人的本能，能振作人的正氣；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的地方，無不可到；遠及十年百年以後，還能彀大放光明。而且槍膛裏的子彈是打得完的，筆頭上的字是寫不完的；子彈是限於國界省界各師旅團營的，文學在空間是毫無界限的；世界上只有受筆所指揮的槍，沒有受槍所指揮的筆。

## 祕密

沈玄廬

大凡合理合法的言論和行爲，沒有不可以公開的。『事無不可對人言』一句話，就是表示心地光明。光明是黑暗的反對，公開是祕密的反對。換句話說：凡是公開

的必光明，凡是祕密的必黑暗。國際，政府，社會間種種陰險貪黷齷齪相；無非靠秘密的動作，造成罪惡。洩漏祕密，便是鑿穿黑暗。自號爲政府的既要嚴禁洩漏祕密，自信是國民的就該努力鑿穿黑暗。光明是遮不住的，請看今後的世界，那一個得最後勝利？

## 嘴上的道德

一針

凡是壞人，他能把壞人的招牌掛在臉上：他說的話，使知道是壞人說的話；他做的事，使人知道是壞人做的事。這種人還能原諒他，看起他；因爲他還不失爲一個直率爽快的人，或者還有回顧做好人的日子。惟有一種壞人，他壞到人格已不成問題的地位了，他却開口也是道德，下筆也是道德；更常常大聲疾呼的要做他人的模範，不管人肉麻不肉麻。我認定這種人的邪毒，中於人類社會，其危險比鼠疫還厲千倍萬倍。

陽歷　玄同

有人說：『陽歷真是沒有道理，什麼連端午中秋都沒有了？除夕晚上，月亮會圓的；這還成個什麼樣子？』我要問他：有了端午，中秋；有什麼用處？除夕晚上月亮圓了，有什麼壞處？我的意思，以爲端午，中秋，正該廢除。若要吃箬殼包的糯米，玫瑰白糖餡的圓餅，什麼時都可以吃。現在特別定了這兩個日子吃這兩樣東西，白白的耗費了兩天的光陰，自覺荒唐。何況端午還要掛什麼沒有做過人的鬼臉，叫什麼鍾馗；中秋還要供什麼『兔兒爺』，磕上一陣子頭。這簡直是瘋子胡鬧，當然應該禁止。

## 被裁的兵士

孤松

裁兵是一件好事，因爲驅可憐的同胞去殺可憐的同胞，是我們最痛心的。不過我們要問這兵究竟是誰招的？招了爲甚麼又要裁呢？啊！我知道了，招兵的人，現在官也到手了，財也發起了，國家的糧餉也弄空了，現在你們總知道要裁兵了。但是裁兵後兵士的生活問題，你們也曾想過沒有呢？

## 掠奪物品的遺迹

孤松

一羣叫化子擁着一頂紅轎，簾幕封得緊緊的，幾個人招着飛跑，好像掠奪來的物品一樣。這是中國結婚的儀式！這是中國女子的人格！

## 誰是「有實力者」？

孤松

有人說『勝利終歸有實力者』，這話誠然不錯。可是到底誰是『有實力者』呢？是那些有錢的人麼？若是工人不甘作他的奴隸了，他那『實力』又在那裏？是那些帶兵的人麼？若是兵士不願聽他的指揮了，他那『實力』又在那裏？

## 照例五分鐘

蕓素

『五四』以後，全國罷學，罷市，罷工，救國大運動惟一的武器，就是『提倡國貨』四個字。光陰迅速，現在離五月四日已經幾個月了。我今要來請問諸位一聲：你們這幾個月中所有喫的，穿的，用的，是不是都是國貨？請你們閉着眼睛，屈着手指，細細的想一想，數一數；然後鎮鎮重重的給我一句回話。

# 白樂天的社會文學

戴季陶

（一）

近代各國社會運動的進行，和社會主義的文學，有莫大關係。如託爾斯泰，獨司特夫司基，吐格奈夫，這些大文學家，純文學的鼓吹力量的確不在馬克司，因格爾等之下。我們中國的文學，這種趣味，本來非常濃厚。單是在詩經上面，可以看出來的，也不曉得有多少。因爲中國的思想，向來用一個『仁』字做中心的。所以不但哲學家的言論，注重人的平等自由博愛。就是詩人裏面，差不多都帶得有人道主義的色彩。這中間最有力量最有精彩的，我想就要推白樂天了。

樂天的詩，有幾種長處。第一是『平民的』這不但在思想上看得出。在詩體上已經可以見得樂天的文學，絕無貴族的氣味了。第二是『寫實的』無論是舒情詩詠物詩，一點沒有神秘的臭味。也沒有誇大的習氣。第三『現代的』他的題材，都是從當時的社會狀況上面尋出來。盡力的描寫，盡力的批評。令現在我們讀他的詩，還

可以憶想當時的社會情況。這三種特色，直是他家所萬萬不及的。

（二）

樂天對於貧富貴賤苦樂不均的社會，不滿意到了極點。他的詩裏面，描寫這種狀況的最多。秦中吟的『輕肥』『賣花』，新樂府的『賣炭翁』『縛戎人』，都是極深刻的創作。賣炭翁一首，尤其沈痛。這樣貧民生活的苦況，和現在情形，一點沒有兩樣。白樂天如果曉得一千多年後的今天，仍舊如此，不曉得要怎樣悽愴呢。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上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值。

（三）

樂天又是極力反對黷武主義的。平和本是中國人一貫的理想。詩人的詠嘆，更多發揮平和主義的。杜甫的『兵車行』之類，便是如此。卻總不及白樂天『新豐折臂翁』樂府的深刻。他不但是從結果上描寫黷武主義禍害，並且從原因上說破黷武主義的卑劣。如果把他這個題材來做小說，已經可以成一部很大的創作。這種雄偉的精力，真是樂天的特色了。全篇有三百多字。中間寫折臂原因一節，幾乎像是爲德國日本那樣行徵兵制度的國家寫照。近幾年來，日本爲逃避兵役，去損毀身體的人，也漸漸加多起來了。中國既然沒有行這個非人道的制度，本來是萬幸。偏偏又有許多人，以爲非行德意志式的徵兵制度，算不得文明國。這種不懂得『人道』『正義』的人，我倒要請他多讀一點唐詩。叫他曉得說破徵兵制度的罪惡，反對軍國主義，主張解除武裝，維持平和，決不是近代夢想平和的人新造出來的。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鬚眉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右臂憑肩折。問翁

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旂槍與刀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搥折臂。張弓簸旂俱不堪，從茲始免往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四）

樂天對於女子的境遇，也是極富於同情心的。不過當日的社會經濟組織，和現

代絕對不同，所以觀察和主張，便不如現代女子解放主張的澈底。這完全是時代的差別，不能拿近代人的思想，近代社會組織的根底，去批評他。只要看他從『人』的立足點，憐惜沈淪的婦人，怨曠的閨女，絕不似那些專門描寫『性慾的衝動』的詩人，已經是很難得的。

就這幾種思想的表現上看來，樂天究竟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者。也是一個平民的文學者。雖不曾直接的描寫出他理想社會，但是當時那種貧富不齊貴賤不均，窮兵黷武的國家和社會。在他看來，都是一種極大的罪惡。就可以推測到他理想上的『平和的國家』『幸福的社會』的影像了。

大凡一國的政治革新和社會進化，文學的感化力量大。文學裏面，詩歌和小說的力量更是普遍的。『平民主義』這個名詞，靠着散文的鼓吹，造成了一個空招牌的民國。今後如果要把組織新國家新社會的真理，印到多數國民的腦髓裏去，韻文的陶融，一定是少不了的。咳！現代平民的詩人在那裏？現代的平民文學者在那

裏?